

龍岡山人古文尚書四種

序

同年友某惑於閭百詩以正義僞書二十四篇爲孔壁古文之說見余作古文尙書辨惑頗有違言余生平於友朋諍論無不降心相從惟此爲聖經出入所關邪說橫行集矢者眾方欲力障狂瀾挽救一二不得不與之往復然經此一番論難俾得再三審訂而經旨之謬輒益明各書之隔閡轉通並有出於前所未及者竊幸古文無隙可指愈攻愈堅非愚鈍淺識遠能及此實由聖人之經懸諸日月非紛紜歧說之所能晦然則難余者亦不爲無助焉

光緒戊子伏日黃岡洪良品自題於京師之雙晉壁齋

古文尙書釋難卷上

黃岡洪良品右臣撰

同年友某書余古文尙書餘論後云洪子論古文尙書每以人不信安國大序爲非而自不信鄭注書序謂所據乃張霸百兩

良品按康成所注者百篇尙書非二十四篇僞書也正義列僞書篇目而有鄭注書序一語不過孔穎達借作指點之詞謂鄭注百篇序中亦有此篇目耳尊者誤會正義語意遂謂鄭注有此篇目據爲鄭所見真經不知此二十四篇中如武成咸有一德皆鄭注爲已亡者鄭何曾見僕自不信鄭有二十四篇之注非不信鄭有百篇之注也至謂鄭注書序爲百兩篇孔穎達鹿鳴疏已言之顧炎武閩詠亦同此論僕嘗取玉海所引康成六藝論證之而知孔說非無徵也六藝論引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百二十篇以二百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鄭於書緯

引之於中候注之矣則注書序而引百兩篇亦何足怪王伯厚謂張霸  
僞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是也且其注現存者如允征臣名旅樊曰豪  
顯與書序不合紹我周王注於允征顯與孟子不合此與張霸之校以  
中古文非是者近之蓋康成嗜博喜異心慕百篇而不見遂亦如明知  
緯書之非經而亦注之耳乃爲鄭學者曲爲之解謂注緯乃從時好張  
霸僞書當時已黜之鄭何爲注不知漢儒如桓譚鄭興亦有不爲讖緯  
者康成何以獨從時好王充論衡言張霸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成  
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  
人則謂尙書本有百兩篇康成何爲獨不之據執事過於袒鄭忍於黜  
孔蓋惑於閭惠之邪說而偶爲所誤也

又云吾輩生數千年後欲斷數千年前之眞僞何據乎據古人書耳  
古人書多矣孰當信孰不當信乎據其書之年代與傳書之人耳鄭  
注書序乃漢末人書安國大序乃西漢人書則鄭注不如孔序可信

矣然孔序雖名爲西漢人書而漢志不載漢儒未有至東晉始獻於梅賾其真也則西漢人書其僞也則東晉人書耳此以年代言也至於傳書之人則更難信梅賾傳經次序雖見孔疏所引晉書而唐脩晉書不載得無疑而削之邪其生平學問亦不見他書鄭康成一代大儒少受古文於張恭祖後從馬季長學又爲孔北海所引重學問德行較之梅賾豈不可信其不能作僞以欺人固可信不待論矣亦何至不辨真僞見似而喜如毛氏所云

良品按漢志無專載序者說文序亦不見漢志豈亦僞邪同一漢人書偏信東漢人而不信西漢人真不可解孔穎達以鄭注書序爲百兩篇僕引之猶據唐人書唐人書固古人也安國大序見於文選較唐尤古自晉至唐無一議其僞者今據近人之書而忽指爲僞是豈據古人之書乎孰當信孰不當信乎且安國序傳西漢人書也班固史志東漢人書也東漢人書可據何獨西漢人書不可據若以晚出疑之則周禮儀

禮莊列老韓諸書至漢始出周時孔孟不言也豈得以晚出而疑其僞乎總之古書流傳已久東漢不僞西漢亦不得言僞若但爭門戶不顧是非則周內吹求何書不可僞之有謂舊晉書載梅賾傳書次序唐脩晉書削之不知脩孔疏者亦唐人奉詔爲之也既削之矣何又登之邪謂梅賾學問罕見他書乃以康成一代大儒受業馬季長馬以古文無師說不能注豈梅賾獨以無師說能作傳邪豈梅氏學問至此忽勝馬鄭邪卽此並觀可證其誣至康成自有二十九篇古文今亦在孔書中誰言其僞毛氏所謂見似而喜乃指漆書字畫而言與古文之文詞傳注無涉復何真何僞之有

又云張霸僞書王充時雖尙流傳未必傳至鄭時况霸書百兩壁經五十餘篇逸篇十六鄭亦何至不識數乎

良品按張霸百兩篇至唐猶有存者如虞世南北堂書鈔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孔穎達鹿鳴疏據鄭注禹貢引張霸尙書云厥篲元

黃此皆唐人親驗得之者誰謂鄭時無傳

今藏書中有輯本

孔穎達謂鄭引百

兩篇語非謂二十四篇卽百兩篇也孔亦非不識數也請勿誤會

又云吾之信鄭非徒信鄭也信馬也非徒信馬也信賈也亦非徒信賈也信其父徽以上及庸生都尉朝也賈乃安國傳經嫡派家學淵源較鄭冲之無端傳古文者更爲確實夫使漆書而果異壁經也賈何爲舍家傳本而訓之哉賈旣訓漆書漆書無異於壁經可知書雖杜林之本學實安國之傳賈馬鄭所訓傳注者同此一書賈非僞馬必非僞鄭亦非僞也毛氏謂賈馬鄭非孔氏學不亦偵乎

良品按賈馬鄭同注杜林古文此明見漢史誰謂其僞者執事信賈馬可也信其爲都尉胡庸之傳不可也漢史無明文不可臆撰也安國嫡派家學淵源此可以言孔僖父子不可以言賈馬漢史已分別言之史有明文不容蒙混也鄭冲之傳見於孔疏所引晉史確實如此安得以無端之傳疑之此晉史故專就晉人言之亦猶漢史專就漢人言之也

如伏生傳今文之類謂杜林爲安國之傳漆書無異壁經史無明文今不可攷毛氏謂非孔學執事謂眞孔學爭無據之言二者未知孰是

又云洪子堅信馬氏未見之說厯引班賈孔氏父子生卒年月與馬鄭遠近爲證謂其師未見其弟子可知而吾則謂據此正是證馬鄭之見古文而孔傳更可疑也馬氏既與諸人先後同時是時古文已大行賈馬生徒豈無藏本史稱馬從摯伯游學博通經籍若并古文未見何言博通乎況又曾典祕書也賈卒馬年踰冠既取賈所訓書而傳之賈果有嫡傳師說何至不知孔果有傳賈豈未聞將謂孔傳但傳子孫不傳生徒乎季彥長季長二歲生平詎未相見馬既傳尙書季彥果有家傳祕本豈遂不知季彥生徒數百傳義不絕鄭沖相距已遠猶能私淑得之而馬與同時竟如聲聞不聞不見臆斷爲絕無師說乎且既未見矣又何知其無師說乎洪子謂其師不見其弟子可知吾則謂其師斷無不見其弟子可知季長前已典書十年老



復在東觀著述不知所爲何事而不一檢古文康成因山東棄學不遠千里從師所願攷者古文也其師竟不一教之縱無摹本使見并古文篇目確數何亡何逸亦不一指示乎若然則鄭序贊所謂後又亡一序注所注某亡某逸又何從知之乎

良品按馬氏未見古文馬自言之矣班賈孔氏父子有古文史志言之矣四人先後同時名人年譜著之矣書所有者僕能據而言之若賈孔生徒之摹本摯恂傳學之購賈典校祕書之博覽謂此爲安國古文史未言僕不知也至其博通宜見未見之故唐以前鄭學亦無言及之者僕更不知也僕但據馬氏自言未見泰誓古文而其實有泰誓古文而已僕所言者經文也非傳也安國作傳賈之聞不聞史無明文不可知也前漢安國古文傳生徒後漢古文傳子孫此見之漢史可攷者也至其所以傳子孫不傳生徒之故漢史未言不能知也季彥傳授生徒時不知馬融猶尙存否卽存則其年已老一達官一儒士一耆舊一晚學

相去數百里恐不能如生徒受業而悉其傳也至十六篇逸無師說馬  
自言之共所以然之故馬未言也未言僕不知也謂馬斷無不見古文  
之理無如其自言未見秦誓何也執事謂是時古文已大行不知東漢  
大行者馬鄭所注杜林之古文非安國世傳之古文范志於馬鄭古文  
書曰杜林於孔僖古文書曰安國其區別明晰如此非僕所能臆造其  
詞也至於馬融典書應檢古文康成從師應授古文然則經學如馬鄭  
師弟既見古文卽無師說亦應參攷加注而何以止注杜林二十九篇  
之古文而不注班志十六篇之古文哉鄭贊後亡一篇乃釋班志之詞  
其註某亡某逸唐人明斥其據張霸書矣夫漢人如劉歆班固賈逵典  
校祕書其驗古文之法必曰古文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今孔疏所引  
鄭注逸書不過數條其中可驗者如籀厥元黃注於允征不合孟子則  
與經傳不相應旅獒曰豪不合訓詁又與爾雅不相應爾雅曰豪是可  
據爲孔壁之古文乎而謂其知有安國古文乎執事祇知爲馬鄭門面

作地而不復計古文是非似非所以尊經矣

又云洪子以鄭樵未見廣記顧炎武未見永樂大典爲此竊亦謂不然廣記版已收於太清樓矣大典書已藏於翰林院矣鄭顧焉得竊窺祕笈乎馬則職任典書者也壁經久存中祕載在班志人所共知煌煌一聖經又僅五十餘篇非廣記大典可比豈同鄭顧天人分隔難知其詳乎況廣記大典外間所無也東漢古文已大行非西漢時比見固不爲難也至鄭注大傳則盧家私藏朱氏不知固不足怪豈可與古文同語乎洪子又引孔叢子等書有二十五篇中語爲證竊謂此更難據姑不論孔叢子真僞其所引與今書大同而小異即使所引確爲真古文謂之漢人引真書也可謂之僞造書人引漢人所引真書也亦可攻古文者動曰無語無來厯衛古文者又引以爲證反覆皆可作證皆不足深據也

良品按執事謂馬融典校祕書未見泰誓遂斷爲古文無泰誓乃揚雄

亦云未見酒誥豈得斷爲今文無酒誥乎拙著歷引鄭樵諸人爲證猶可以未與祕書爲辭至於揚雄則同一典校祕書者也何以不見酒誥總之此種疑竇在本事已自難解安能據之以駁他書然其中亦有故焉東漢古文久廢雖賈逵數爲帝言古文而帝但令其以古文校三家同異而增多之篇不復立兼之杜林漆書盛行一時風會所趨馬鄭之徒亦皆競從時尚故安國古文沈於祕府雖典守者亦不暇過而問之況又無師說之可傳乎執事屢言東漢古文已大行是不知東漢大行者爲杜林本非安國本得毋讀范史而未會其解乎安國古文唯孔僖家藏有之此與盧氏私有伏生大傳正同執事既言朱氏不知大傳不足怪何獨謂馬氏不見孔本不可信乎朱子謂孔叢子爲東京人書乃其中有太甲篇語則東漢太甲古文之證也孫淵如惡其作證既以譌言毀之突然有最明確無可置喙者莫如趙商仲長統之引周官徐幹之引蔡仲之命以至王充班固孔融王粲諸人亦皆引其詞語皆出於

二十五篇之古文亦可以釋其疑矣乃執事偏頗預立論謂偽造書人引東漢所引亦可夫所謂偽造書者魏晉人也魏晉人既引東漢所引則東漢已有二十五篇之真書明矣何得云東漢之孔氏古文非此二十五篇乎其詞語可驗如此而云不足深據豈平情之論乎必欲反覆其說顛倒是非則鄙人誠不敢辨矣事關論經狂言勿罪

又云如謂漢人所引皆今二十五篇之文無正義所謂偽造一語夫二十四篇久亡無可爲證又安知諸所引非皆出其中邪

良品按二十四篇雖亡竊知所引古文必不出於其中何也以二十四篇無周官畢命也由此類推必無二十五篇詞語亦足爲二十四篇偽書確證

又云孔北海既引古文是其曾見古文矣北海距季彥未遠家書應所夙習設康成經術不真融早闢其僞矣豈屑舉之且尊重之乎又據唐書引王肅孔安國問答爲證此書若真更見孔傳之僞肅果見

孔安國壁中真泰誓何不可執真黜僞而但作疑詞曰太誓晚得非其本經乎亦足見古文之無太誓也

良品按孔融偶引古文一語史不言其與康成證古文也康成自註杜林古文誰言其僞無故聯合牽辨愈說而愈紛矣王肅曰泰誓晚得非其本經此有所質驗而言者乃斷詞非疑詞也使不親見其本經而何從知其非也肅見孔傳唐儒言之王肅問答唐志著之乃反以此見古文之僞竊所未喻

又云洪子謂人因不信大序而惟泥司馬劉班之孤文別錄五十八篇與大序卷數篇數皆合惟除二十九篇一云二十五一云十六各有異同使非用安國同序同卷例何云以攷得多十六篇苟於此根究則知分併不同而卷數同篇目總數亦同可無疑矣夫別錄無可攷孔疏所引亦無卷數漢志止五十七篇總數已異此姑勿論篇目孔鄭迥異不知何據而知與錄略志皆同洪子自謂不但據唐人其

實所據不過唐人所引劉向祕文且較攻古文者所謂歆固祕文更  
爾誤雖據安國固漢人而大序尙難定其出於魏人晉人且人之疑  
古文者固非第謂歆固祕文計較難攷之篇卷也明明逸亡篇目與  
鄭注書序迥異孔真則鄭僞鄭真則孔僞試問鄭注書序果何所據  
而云是張繡僞書乎鄭僞則賈馬亦僞賈非喪心病狂何至背師背  
父而舍真就僞哉吾非敢非聖誣經而不信大序也孔所傳者自謂  
聖經也鄭所注爲逸篇者亦自謂聖經也詎得曰不信孔則爲非聖  
誣經而不信鄭不爲非聖誣經哉

良品按大序五十八篇劉向別錄亦云五十八篇班志爲五十七篇顏  
師古引鄭贊釋爲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可知原書之爲五十八鄭亦知  
之可證安國大序篇卷總數之如一至志言十六篇論衡言十八篇序  
言二十五篇此明明分併不同之故以今文例之卽可知者乃論古絕  
不平情唯知無隙生隙劉向別錄明引於孔疏乃以無可攷三字抹之

因與藝文志同引乃以闕誤孤文黜之蓋惡其爲大序作證硬據班志之五十七篇以齟齬其總數耳意謂古文有五十七篇無五十八篇獨不思正義所稱僞書造以足數者亦必合五十八篇而執事曷以據爲鄭氏壁經哉爲孔書之數其合者必多方以毀之爲鄭書之數其不合者必多方以彌之拙著原意欲人以大序爲據耳大序非漢人之書乎其文早登於文選豈但爲唐人所引乎所不可解者安國在前康成在後不能以孔正鄭反欲以鄭定孔明明二十五篇首尾完密之書偏指爲僞本乃於或逸或亡茫昧無徵之篇目竟據爲真經亦自知證據既窮迺假託於闕焉以濟其說謂鄭所注爲逸篇者鄭亦自謂壁經而不知此二十四篇之僞書其中有鄭注爲亡者其非鄭所見逸篇可知今強以屬鄭而號於人曰不信則爲誣經吾恐信之不獨誣經且誣鄭矣又云執唐人所引闕誤之祕文與將疑或晉或魏之大序總數既異漢志得多又異舉劉書而一筆抹倒嗤嫡傳之賈逵爲漆書非壁經



親與祕書之馬融爲不見古文經傳稱爲純儒之鄭元所注乃張霸百兩乃自謂人自據唐人以駁漢人而已方糾唐人之誤非知有唐人不知有漢史焉竊不解何所據而斷大序必出漢人鄭注必出張霸漢史具在請自問所據者果何在也

良品按唐人所引劉向別錄何嘗有誤安國大序何據以爲出於魏晉班志五十八篇因亡一篇故五十七何嘗與大序總數有異班志出於劉略與大序篇數分併不同此核實之言何嘗將劉書抹倒賈逵註杜林本漢史不言其爲壁經何嘗爲孔氏嫡傳馬融自言其未見秦誓秦誓何嘗非古文篇目康成注百篇書序引張霸百兩篇語雖確有徵驗何害其爲經學純儒執事不折衷以求是務顛預以求勝非所以攷訂古經也至漢儒經學之書大半無傳唯唐疏尙存一二若不引之則無可據矣試問執事所執鄭注僞書有出於唐人所引之外者乎所引鄭注果有異於闕誤之孤文乎謂大序何所據爲漢人僕但知安國爲漢

人耳文選載之正義刊之僕故據之非無據也且吾非謂大序之出於漢史也漢史不載各書之序此何待言特以大序五十八篇之數與班志似異實同蓋後亡之數爲五十七未亡之數實五十八也漢史但言康成作注不載所注之言僕以其注皆出孔疏唯知據孔疏而已孔疏言其出於張霸亦非無據也執事必欲伸之何難別據一書以攻孔疏乎若無所據以攻之恐無以服孔穎達矣

同年友某書余漢志古文十六篇說後云攷據何謂乎攷其有據者耳二說不同孰信乎信其有據者耳二說不同皆據孰信乎信其近古者耳漢藝文志正史也亦近古也大書曰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註爲五十七篇而孔傳自序則曰五十八篇孔氏正義引藝文志劉向別錄亦曰五十八篇說者援顏師古注鄭康成以爲亡其一故五十七夫別錄在漢志前爲劉歆七略之所本七略又爲漢志之所本又有鄭氏言爲證似可深信矣然別錄今不存孔氏志錄并引志既

無此文別錄此語不見於他書有無不敢臆斷孔氏既誤引漢志安知別錄非亦誤引乎顏注志引別錄甚多獨此條不引而引孔序別錄爲志之原書若有此語顏似不當舍之而引孔序竊疑別錄孔氏乃誤記而引之况漢志明注五十七竟誤七爲八安知別錄不本亦作七而孔氏同誤記乎

良品按劉向別錄見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唐時尙存穎達親見引註古文曰五十八篇此明明白白無可疑者孔疏連藝文志引之藝文志班注五十七篇鄭康成釋爲亡一篇故五十七知共先爲五十八也故疏合引兩書曰五十八此亦無可疑者乃執事故毀安國大序五十八篇之證明見別錄尙存乃故作疑詞曰別錄此語不見他書有無不敢臆斷使別錄無此語穎達豈無目者何故闕入若以不見他書則執事所據之逸篇亦不見他書者而何爲據之也穎達引藝文志明據康成所釋爲言特言之不析非言之誤乃誤之而以類推於別錄誤七爲

八執事未見別錄何以知其誤七爲八也猶未已也明知漢志五十七篇係除去亡篇計之乃故造一說曰漢志五十七竟誤七爲八安知別錄不本亦作七夫漢志乃八除爲七何嘗誤七爲八也猶未已也顏注不引別錄而引大序自是舉最初者而言乃卽巧構其詞曰顏捨而不引未必別錄有其語穎達乃誤記夫穎達與師古同時師古所引不誤記豈穎達引之爲誤記也師古引鄭贊云後亡其一篇故五十七乃改故五十七語不屬康成而屬師古以便雕鑿凡爲此計由漢志而顏注由顏注而別錄穿鑿竄改恣意吹求無非欲毀安國大序顯證然則執事所云信其有據而近古者別錄近古矣鄭贊近古矣以證大序有據矣乃舍此不信而徒信近人無據之言多方生隙以毀古文恐無以傳信於天下後世也

又云漢志本七畧七畧本別錄果作志時古文篇數減於作錄時則必當注明何漫然注爲五十七而不詳釋之漢志紀諸書自注甚詳

何此獨略且數有異於七略者後總凡必明著出入果減八爲七總凡亦當著之何但注入稽疑一篇乎

良品按五十七篇以攷得多十六篇其計算之法班志亦不註明此本文有例者何必另引他證但班志實有不可解者既注古文篇數於攷多計算之法偏不注明而於總凡出入之數又詳注出入忽疏忽密一書之閒已無常例若此在班氏不過隨意爲之執事欲爲回護不論可矣乃反據之以攷大序別錄不議後人之疏反疑前人之誤試合參之果誰略而誰誤也

又云然則鄭贊何云後又亡一篇故五十七乎曰鄭氏書敘贊不見全文或謂止上句爲鄭語下句乃顏氏據鄭語自釋減八爲七之故鄭非注志何必言故五十七竊疑鄭所謂後又亡一未必指武成乃指咸有一德言武成已於建武亡後又亡咸有一德也不然何云又乎蓋鄭自敘書之亡逸未必釋志錄之不同而顏氏因志之篇數與

孔學不同引鄭以釋之故耳別錄語既不見他書鄭敘贊又但存片語而志自分明尙得以疑似之間因孔引別錄顏引敘贊之語遂疑志注非原數且譏其不及詳檢又笑其言之不析乎班氏親典祕書詎至有誤所紀諸書之數皆當時目覩指畫而計之非但據七略也果但據略何總凡又注出入乎

良品按鄭注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語雖非注志卻是釋志不然此語無原無委何爲而發唐時鄭贊猶存師古卽引以注志爲五十七篇明其故也此以東漢人釋東漢書無可疑者執事改故五十七四字爲顏注則失鄭顏兩家原旨鄭注亡篇甚多顏不引鄭注而引鄭贊以其釋五十七篇之故也執事亦知以東漢釋東漢不敢斥鄭乃移之於顏以斥之爲毀五十八篇計設心亦巧然不知三書互相發明謂別錄班志鄭贊此經前人論定非後人所能改其事實者乃執事又因閻氏有後亡武成一篇之說附會而小變之以爲建武亡後又亡咸有一德蓋見二十四篇

僞書中有此篇目鄭注爲亡因預爲彌縫以實其事而不知以兩篇計算則是亡其二篇又不合班志五十七篇之數矣劉錄五十八班志五十七鄭贊釋八改爲七此正鄭釋其不同之故顏氏卽欲明孔學苟鄭無此釋豈能杜撰若謂別錄不見他書鄭贊但存片語未可爲據此皆正經正史所引者不此之據而又當據何書乎且執事所據之五十七篇班志亦僅存片語而何嘗見於他書乎至志注本非原數康成在漢別錄必已見之故知後亡其一爲五十七鄭贊顏注穎達必已見之故以藝文志爲五十八蓋合別錄班志鄭贊三書參觀雖三尺童子略識數者皆知五十八爲原數五十七非原數夫何待疑僕謂其不及詳檢言之不析以其攷多十六篇之數不爲注明耳非譏其有誤也執事未免誤會鄙言矣

又云十六篇之說雖發於劉歆而志因之然向歆典書皆在建武前時武成猶未亡也歆言十六向時當亦十六十六當爲原目向校後

亡其一篇之說不知何據若果歛作略時已亡其一則應有明文且中祕書卽失一篇膠東師授孔門世傳之本豈亦同失旣云中外相應當必無失果失何云相應乎

良品按劉向別錄古文五十八篇就總數言之劉歆七畧古文十六篇就分數言之西漢古文之無亡夫何待辨僕所謂向校後亡其一篇者蓋據班志五十七篇而鄭贊以爲後亡其一篇也向校於前班志於後故云向校後指班作志時言非指歆作略時言也但向云五十八篇而歆作略則曰十六篇班云五十七篇而亦云以攷得多十六篇或是班據原目攷其多數而另注現存實數歟至云劉歆時古文中外相應中祕書卽失一篇膠東師授孔門世傳之本豈亦同失此僕所以謂中祕之本或缺民間之本尙完故注於漢志者爲五十七篇而立於漢後者爲五十八篇也

又云二十九篇雖有太誓十六篇決無太誓觀於馬融疑其僞而不



敢斷可見中祕壁經如有太誓融會典祕書大可執真黜僞又何爲游移其詞但疑之而語不斷哉

良品按古文本有太誓執事決言十六篇無太誓蓋據馬融會典祕書未見太誓也但馬融爲此言實在何年何月執事不知也古文既有太誓中祕當有太誓而馬融自云未見必是時尚未典校祕書可知也劉歆七畧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太誓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及欲立古文移博士書則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意以僞秦誓尙得立古秦誓不得立不敢質言其僞但云後得猶讀而夏侯勝師丹大怒以歆爲非毀先帝所立歆幾得罪後王莽立古文莽敗仍廢當時無敢復請者馬鄭卽見秦誓敢執真以黜僞哉此讀書所以貴論世也

又云余非必信志不信序也志得多十六篇上合劉歆下合馬融序五十八篇旣悖於志又無他證所恃者惟孔疏所引別錄顏注所引

敘贊而皆恍惚難憑且孔序之外更甚於班志攻古文者吹求過甚固未盡足信而大端實有可疑伏壁藏書求得以教見於史記漢書而序贊伏生失其本經衛宏書序雖有老不能正言之說宏生東漢傳聞久或致誤史記敘張生歐陽後卽敘張霸孔安國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安國能以今文讀古文何至不知伏生之有書乎孔疏極力斡旋終覺可疑縱口熟目暗謂其不執經而口授則可究不得謂失其本經也

良品按班固馬融篇數皆本七畧執事信之宜也至五十八篇明見別錄何云別無他證後亡一篇鄭贊釋之何嘗與志相悖同一書佐在志則以爲堅確不易在序則以爲恍惚難憑論古如此似失公允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卽漢書所謂伏生爲秦禁書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是也蓋指百篇有失而言非指二十九篇而言二十九篇旣出人人知之豈有安國不知伏生有書之理故陸德明亦云伏生失其本

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大序語意簡括執事似未得其解參之漢群釋文自悟

又云孔序言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復知悉上逵官藏之書府是連序爲四十六卷也又言承詔爲傳引各冠篇首定五十八篇據此則前上之經四十六卷後未得上之傳去序當四十五卷矣而何以孔疏言孔傳仍四十六卷前後豈不矛盾乎班志四十六卷五十七篇論者謂不當併序在內若然則劉向作錄時五十八篇當四十七卷否則志當作四十五卷矣且大序明言併序四十六卷班志卷同序數不當併序數之乎豈計卷併序計篇又不併序乎說者謂大序卷數合劉錄劉錄不存姑可不論其卷數名合班志實亦不合矣況乎增多之數又不合十六也且志所云四十六卷者就五十七篇分也卽曰亡一亦就五十八分也志原本略錄略錄當亦同四十六卷而孔序四十六卷則五十九分也無論四十

六卷原止五十七篇數不合卽四十六卷原五十八篇數亦不合而猶欲人於班志來厯中推尋曷弗先卽序文推尋乎若猶堅執孔疏所引別錄可信將謂志之五十七應爲八乎如此謬誤之言而以爲可信何十六篇卽僞書二十四篇何又不信乎

良品按凡讀一書不可死煞句下必合前後參之乃得其實孔序言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及作傳引序冠篇首則序之數已除矣而四十六卷之數未除是四十六卷不兼序也若以經傳各別則孔序原爲傳作故孔疏主之原書如是非矛盾也故班志亦依之今執事謂班志五十七篇當併序在內欲援孔序爲例不知孔書序除卷存原不兼序其兼序之四十九篇則特著并序二字班志特著經四十六卷不言并序可知序不在內也序不得言經也且大序實言并序凡五十九篇是計篇并序不專計卷併序若併序計卷則序除一篇卷亦當與俱除矣孔序卷數本合劉錄劉錄不存於今未嘗不存於唐也穎達親見引

之豈有謬誤豈不可信必惡其爲孔序作證置之不論且多方毀之謂五十八篇不合班志不知鄭贊既明釋之名不合班志實則合班志也既知班志四十六卷係就五十八篇所分猶鑒言孔序四十六卷係五十九篇所分獨不觀下文孔書五十八篇已除序乎執事堅不信班志五十七爲五十八並明明白白之別錄而亦云不可信殊不可解至於以十六篇爲僞書二十四篇穎達之誤實有徵驗似不得援以藉口云同年友某兩漢古文尙書辨云東京古文之興賈逵功多孔僖雖亦遇恩遇而官小仍傳家自都尉朝傳安國學至逵乃成安國之志而毛氏不察反謂逵傳杜林學宗其說者遂謂東京古文尙書不同西京斥逵於孔學外而以孔學專歸之僖父子彼蓋徒見儒林傳末數語而誤會之

良品按此蔚宗已分別言之非毛氏不察而執事不察也賈逵受其父徽古文僅以參校三家同異而已不聞爲孔學五十八篇作訓也故儒

林傳大書之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之作訓不訓其父穉所受安國之本而訓杜林得自西州之本此亦如其以夏侯今文教授不得謂今文卽安國之學也蓋其不同於西京者西京古文有五十八篇東京古文唯二十九篇也惟孔僖家傳尙存安國之舊故范史卽特以自安國以下五字標之以示區別此明明可辨者何嘗誤會且執事不獨不察范史似亦不察毛氏毛氏冤詞中明列漆書五十八篇書目謂爲杜林所傳僕謂杜林若有五十八篇之書何以馬鄭同注者二十九篇外不見一字僕論古文惟求其是而已何嘗盡宗其說哉

又云又見逵傳奉詔撰同異三卷遂疑高才生所習卽習此遂行於世卽行此是皆未詳文義而誤會也

良品按賈逵傳云逵以大夏侯尙書教授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三卷帝善之八年迺詔諸臣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古文尙書毛詩由是四經

遂行於世夫肅宗好古文乃止詔達以三家今文與古文校同異則其增多之篇不在列可知及達集成三卷帝善之迺詔高才生受之此卽賈逵以古文定今文者也今文古文皆就字益舊前曰詔撰此曰詔受而皆著之於賈逵傳中撰集者爲賈逵則所受者爲逵撰集之卷明矣上曰帝善之下曰迺詔則因善賈逵撰集之本而詔高才生受之明矣曰八年紀其時也曰受左氏穀梁毛詩帶敘之也使古文非因賈逵撰集之本則高才生所受爲何來帝自詔行古文耳而何爲著於賈逵撰集後哉且帝詔賈逵撰集原爲授高才生行世計事本一貫故同著於賈逵傳中紹受古文已見國林傳此復著之通傳正爲楚撰集而設安得謂高才生所習世所行者不在於此也以一書之事而故分作兩樞漢史具在其文義尙可詳究則誤會自有所歸矣至孫期尹敏古文雖不詳其所自來然史明云古文遂行於世其爲行世之本可知蓋詔撰詔受功令所垂故也此據史文而推言之故知其爲東京之二十九篇古文也

又云賈逵安國嫡傳以孔學訓杜書則杜書無異孔書可知孔書四十六卷伏書亦二十九卷茲曰三卷蓋三家各爲一卷辨其與古文同異耳逵所撰乃合今古文校定之本非讀本也區區三卷無論不足載古文亦不足載今文也後詔諸儒各選高才生所受者乃孔壁尙書全本非逵所撰本也傳曰八年曰迺詔明非一時事也

良品按賈逵既訓杜書便非孔學蓋必訓其父徽之書乃爲孔學以其傳自安國也若杜林則何嘗傳自安國乎在執事徒以賈逵之故遂認人不認書而忘逵曾以夏侯今文教授則謂伏書無異孔書可乎既以古文校今文則其爲今文讀本可知雖校同異僅三卷要皆爲今文讀本而設前漢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同異豈得曰三家今文非讀本乎謂高才生所受乃孔壁全本無論史無明文不可爲據但此全本惟逵有之而逵奉詔止以今文校撰中祕雖有全本而肅宗明詔亦止令以今文撰述其不容假借立說明矣曰八年者謂賈逵撰集既成於八年



詔受行世非遲至八年而始詔也此特紀頒行之時與其事相聯屬安得臆斷爲非一時事乎

又云讀漢書者囫圇讀過又見釋文正義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正義云所得傳者三十三篇遂臆斷爲東漢古文尙書非西漢古文尙書若如所論帝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矣然諸生所受毛詩亦仍爲齊魯韓詩非毛詩遂行於世之毛詩亦仍齊魯韓詩非毛詩邪

良品按非臆斷也西漢之古文爲五十八篇東漢之古文唯二十九篇也此陸德明孔穎達親攷驗而著於釋文正義者其言適與漢史相發明特漢史渾括易於假借釋文正義明析難於飾言執事徒知據兩漢以駁隋唐而不知隋唐人亦從漢史中來其論古文源流三書若合符契至執事以魯齊韓毛詩爲比夫魯齊韓毛詩與尙書情形不同四詩漢皆今文尙書則有今文科斗隸古漆書之分不同一也四詩篇卷經

文不分多寡尙書則有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三十篇三十三篇三十四篇十六篇十八篇二十五篇四十七篇四十八篇之異不同二也屢滋聚訟至今未已何能援以比例邪况是時立於學者爲三家詩而毛詩未立故諸生多習之及賈逵傳毛詩而繼之者爲馬鄭故儒林傳卽大書特書之曰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明著其爲毛氏學也今賈逵訓杜林書馬融作傳鄭元注解儒林傳亦曾明著其爲孔書訓作孔書傳爲孔書注否邪

又云傳明言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肅宗特好古文尙書而論者必謂肅宗乃好尙書之古字非好尙書揆之傳語合乎否乎且肅宗好左氏傳然則亦好傳之古字乎謂肅宗好古文尙書而祇好今文逵傳父師古文尙書而祇傳杜書之今文則肅宗不誠同好龍之葉公達不誠同下喬入幽之陳相邪

良品按今文漢隸書古文古篆也漢古篆有三一曰科斗壁中書也一

曰隸古定安國家藏本也一日漆書西州本也肅宗好古篆詔校三家同異而以古篆參定行之是好尚書之古字何嘗言非好尚書尚書本有古文卽古字也故可言好左傳不言古文此古文指孔則所好者唯傳而已自不得言好古字何也一好其所固有一不能好其所本無也援此爲例似屬泛設諸生原習今文至此奉詔習撰集之古文達所撰集者爲安國隸古之古文也此以字畫言亦所訓杜林書者爲漆書之古文也何嘗言爲漢隸之今文所謂同於今文者二十九篇篇數耳諸生所習則立學今文篇數而用賈逵撰集之半故亦曰古文也杜林古文得自西州有類科斗不知其所自來故毛西河謂其見似而喜似者似科斗書也賈愛其字畫奇古故舍而注此馬鄭因之積久傳變又雜以漢隸今文故隋志謂其非孔舊本也毛氏因謂其非真孔學皆就字畫爲言非指訓詁爲言執事不悟古文之爲古篆而茫然於東漢古文歧互之故一切以孔安國全書律之故爭孔學爭嫡傳爭壁本宜其愈

辨愈歧愈說愈晦此僕參之各書證之古說驗之漢史而確鑿無疑者  
若必不以爲然則各行所知而已

又云由是言之不惟東京所行所習皆西京之古文卽漢書所載孫  
期尹敏諸人皆習西京古文矣若如所云所習皆不過二十九篇當  
時季彥生徒正盛安知孫尹諸人非分受季彥之傳者鄭冲距季彥  
甚遠尙謂可遙接其傳豈同時反無人受其傳豈季彥之學閤而不  
宣惟鄭冲能受之邪况王璜桑欽詎必無弟子而謂安國嫡派至此  
已絕而移學於杜林乎吾意西漢敘傳經嫡派而東漢不敘者非絕  
也西漢古文未立學故詳敘私傳以其註而未行也東漢得達之力  
遂顯而大行天下皆知有古文不必敘也亦不能敘也非惟東漢也  
卽三國時古文之學亦尙顯而行不然何以每見人引用哉鄭冲原  
通經學謂傳古文尙書亦或有之但未必定上受季彥之傳下傳梅  
賾耳

良品按西漢五十八篇古文東漢唯賈逵受父有之孔僖世傳有之至季彥爲漢末人與鄭康成同時不知與孫尹諸人相及否以不相及之人而作莫須有之想是以在前之人而反接在後之傳也鄭沖傳古文雖不知其出於季彥與否然生於漢末故得受古文之傳亦如伏生生於秦末故得受今文之傳也王璜桑欽弟子史未載其名姓安知其嫡傳至逵雖爲安國嫡派而無柰增多之篇非學所立乃徒奉詔撰集古文二十九篇以頒行當世此漢史所詳敘已明者何得云至逵不敘假借立說乎豈未讀賈逵傳所敘乎從來攻古文者鑒言東漢孔僖古文惟二十九篇今執事厯言東漢古文皆安國全書且云三國時尙顯而行每見人所引用此助僕以衛古文者豈不樂聞無如其中派別支分實難以一概而論舊晉史紀鄭沖之傳執事以爲可據足昭公允然同一書所紀信鄭沖而不信梅賾猶搖惑於近人梅上僞傳之說而不從隋志一剖判之也始謂梅上僞傳而傳實出梅賾之前其說已敗又以

不見漢志爲詞而不察所由皆非論古公心而欺古人之無口者也

又云彼謂兩漢古文歧異者讀書不細故也賈逵之古文尙書非安國之古文尙書則鄭元之古文尙書亦非安國之古文尙書而梅賾之古文尙書乃眞安國之古文尙書矣余不敢武斷梅氏古文之必僞而敢信賈氏古文之必眞漢書具在請細讀之

良品按漢書人誰不讀不患讀之不細但患言之不公明明孔杜之傳紀載區別必欲多方附會以失本眞豈平情之論乎賈逵受父徽業誰謂賈逵古文非安國古文但其受父之本則是而注杜之本則非也鄭之古文唯同安國一半其餘史無明文不可詳攷然斷非僞書之二十四篇雖欲窮原竟委曲爲之作地恐以加於鄭而鄭不肯受也僞書在鄭以後鄭不見也賈之眞不待言今無書可驗梅氏原無古文唯孔氏乃有古文執事不信品則信矣信唐以前之古說不信明以來之邪說也

同年友某書孔穎達尙書正義卷首疏後云二十四篇孔學家謂冲遠親見是篇者固矣又謂偽造於鄭氏既分三十四篇之後亦不合疏語意夫疏固明言藝文志所云又多十六篇卽是二十四篇偽書也造於鄭後班安得見邪夫疏所言二十四篇非見其篇也亦非見其目也不過就鄭注書序之逸亡而以意計耳不觀疏增益偽書二十四篇則鄭注書序云云乎然則非鄭述也乃孔述也

良品按孔穎達謂班志十六篇卽是偽書二十四篇其說本誤而閻百詩遂因孔穎達之誤遽臆斷爲班志十六篇之眞書其說更誤班何嘗見此二十四篇邪班志何嘗有此二十四篇名目邪此本造偽書者接康成所分三十四篇爲之破綻顯然穎達雖斥其僞亦未推勘及此而執事復引穎達誤文以爲之彌縫竟謂此二十四篇卽班之十六篇爲班所見不知班若見此二十四篇則其著志當云以攷二十九篇得多二十四篇不當云得多十六篇矣卽與孔書分併不同亦何至以二十

四爲十六多一曲折以待後人之重攷乎三十四篇實分自馬鄭篇目可稽踪蹟可驗不得反以穎達誤文奪此實據至二十四篇執事謂穎達亦未見證以穎達所云一十三篇見亡語良然但穎達既未見其篇而書序注中所引允征伊訓咸有一德詞語必不出於二十四篇中而出於張霸百兩篇中無疑蓋穎達不見二十四篇猶見百兩篇也若非百兩篇語爲所親驗同一僞書何以鹿鳴疏所引不指爲二十四篇語獨指爲張霸百兩篇語哉至謂二十四篇康成從書序中以意計之則不然據孔述鄭逸篇止二十二無二十四武成咸有一德則序注亡篇何得入數卽武成亡於建武藉言古逸今亡若咸有一德則同一亡篇而已何所據以入二十四篇之數而爲十六哉此必流傳僞目共知爲足鄭注爲之者穎達意以皆屬張霸之徒僞書康成序注中亦有之故連類及之耳非必以此篇目爲序注所引遂屬之康成也謂鄭述固僞謂孔述亦僞孔述其僞未嘗述其爲鄭也所述其爲鄭者書序注也



又云必謂此二十四篇造於鄭後則鄭據以注序某亡某逸及所引厥篚元黃征是三腰等語豈又別有一偽造者邪或謂三十四篇爲鄭所分前此未有此數遂斷足鄭注之篇必造於鄭後此不過據孔疏爲言耳然孔疏語多矛盾未必可據

良品按王充論衡云百兩篇傳在世間見者以爲尙書實有百篇故康成注百篇書序卽據之其書至鄭康成時或存或亡僞益難辨故康成注爲某亡某逸并引其中詞語注序而與經傳不合穎達驗得一二已著爲張霸僞造矣若二十四篇之造於鄭後者蓋又一人也孔疏所謂張霸之徒也但孔疏多誤而三十四篇之分則不誤鄭分秦誓爲三蓋有所本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西漢立學秦誓止一篇故鄭因此分之鄭又分盤庚爲三篇自注上篇爲臣時作中下二篇爲君時作馬融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據陸德明經典釋文云王若曰句馬本

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與顧命差異是則三十四篇之分確在馬鄭時  
非穎達一人之言可妄誕者孔疏不可據豈馬鄭亦不可據邪據此則  
僞造者之出於馬鄭後益彰彰矣

又云泰誓亦疑賈逵加入賈傳古文而以今文教授當時泰誓既與  
伏書同在學官安得遺之且疑泰誓久已分篇尙未必自賈始石經  
書盤庚每篇空字泰誓當亦必然足見今文在古文未出前但守伏  
書舊例書序既出人漸知篇之當分如必謂鄭氏始分三十四賈馬  
皆曾典祕書賈又安國嫡傳豈不知古文篇數既傳古文豈能仍襲  
今文

良品按賈逵分泰誓不見明文豈能臆撰馬鄭分篇頗有徵驗豈能抹  
煞馬鄭惟見書序知篇之當分故馬分顧命康王之誥鄭分盤庚分泰  
誓今執事謂分篇不自鄭始並不自賈始賈馬豈不知古文篇數若如  
所言則是東漢古文儼以僞泰誓充數矣顧何以馬鄭習其書又疑其

非古秦誓而明著之也西漢古文唯古秦誓乃可充數偽秦誓斷不能充數今日所爭者二十四篇必合三十四篇乃符五十八篇之數耳若去秦誓三篇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數益不符造偽者止知據今文分篇之數以足班志得多之數而忘其中有偽秦誓三篇此造偽之罅隙顯然者况班志計算之法史未明言故不能指數今既析之曰二十四則其數定矣以二十四接二十九自知不合故不得不假借三十四篇以足之謂爲鄭所分固僞卽不爲鄭所分亦僞何也古文不得有僞秦誓去此數篇不符班志之五十七篇亦不符本目之五十八篇也

又云疏後云同賈馬而前獨云鄭分者以鄭注對孔傳言故舍賈馬蓋該之矣疏言未甚明析孔學家力爭二十四篇爲造於鄭後自不得不爭三十四篇爲鄭所分疏意何嘗如此乎

良品按疏後云同賈馬者謂同賈馬古文之學也僞秦誓豈古文之學乎賈分篇無可攷馬方譏其神怪豈肯爲之分篇康成祇以立學之故

爲之分篇注之此鄭之異於賈馬處疏言何嘗不明析執事忽牽合賈馬古文故不明析耳鄭分三十四篇並著所分篇目穎達必有所據此明明見於孔疏者何得云非疏意以康成自分之篇而誣爲非其所分以穎達明著之言而謂非其本意顛倒是非恐攷據不應如此且三十四篇爲鄭所分孔疏具在人人知之何事力爭祇以實事求是不得不言耳執事必改古事以就已說事實可改孔疏不可改也後自有能辨之者

又云然則何以謂之足鄭注邪此不可辭害意足鄭注云者蓋謂足鄭所注之三十三篇經文卽東漢立學相傳有師說之經文從後言之謂之鄭注猶古文謂之孔傳今文謂之伏書謂之歐陽經云爾若必拘文牽義謂作僞者見鄭注而始足之則疏何又有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馬之學何又言又多十六篇卽二十四篇邪

良品按所謂足鄭注者乃就篇數言非就訓詁言也鄭注有三十四乃云造二十四以足之方成五十八篇總數非鄭注無此三十四篇數也至孔疏下文云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三十三篇經文而鄭承其後此除僞秦誓一篇計之乃孔書數目與三十四篇之兼僞秦誓者有別孔疏本多矛盾專就本文斷之尙有端緒若以他文雜之則益謬騁僕前激於尊言而欲掃空之蓋由此也執事誤會鄙意謂此疏於扶孔有礙不知若據此疏於孔有益於鄭轉有損耳二十四篇僞書穎達不以爲鄭所有而執事以爲鄭所有則是執事以僞屬之鄭矣其損一二十四篇不接康成之三十四篇則與班志五十七劉向五十八均不合而鄭之僞益彰其損二卽執事強借孔書之三十三篇添改以接二十四篇則置鄭原書之三十四篇何地此真則彼僞原書乃受之賈馬者亦恐波及其損三旣用孔疏二十四篇之文而改其事實以就已說人將以作僞者疑唐以後又有一張霸之徒何以解於後世其損四此又鄭有

損而累及執事者同譜至交心所謂危不得不以告也

又云鄭學家力辨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孔學家笑其未解之徒二字然吾謂之徒二字冲遠亦未必有意分別冲遠鹿鳴疏云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是非明指鄭引張霸邪又將何解邪且既謂疏非指霸矣何以又有謂鄭注書序所注乃張百兩文者強援論衡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語爲證謂鄭既注緯書何不可引霸書夫緯雖非真而當世已行霸書久經駁斥人知其僞鄭氏博學豈屑豫據引之况霸書百兩具在鄭氏縱愚何至不識數而認爲十六篇乎此皆偏信孔傳又明知鄭不能不見古文無解於序注故爲此論以強釋冲遠亡逸皆異之疑而自亦忘卻之徒與足鄭注之謂矣

良品按孔疏明著之徒二字顯有分別蓋言張霸之後又有此徒耳前以鄭所引爲張霸僞書後以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僞書如鹿鳴疏引禹貢鄭注厥篚元黃以爲出張霸書則所謂張霸僞書者指鄭注書序

數語也拙著據之亦指此數語非指下文二十四篇言也二十四篇僞書則始云遂有張霸之徒僞造明曰之徒非張霸所造明矣又曰遂有其別於張霸而言明矣穎達以此爲百兩篇詞語非以此爲二十四篇詞語穎達亦非不識數也竊疑執事未得其解耳但張霸僞書今已不傳漢志載其僞造例係取書詞析合作數十篇橫決首尾按書序爲之文意淺露今鄭注引書以此篇入彼篇語多不析頗類其筆故穎達云然若鄭他注穎達不謂然也抑或張霸僞書至唐猶有存者穎達見而言之欺近來學者尊鄭曲爲師諱往往不顧事實僕援王充論衡爲證王充東漢時人其言百兩傳在世間見者以爲百篇自是當時實事故云鄭既注緯書何不可引霸書蓋緯書非經至東漢時始出霸書言經猶西漢時所傳若謂人知其僞鄭必不屑據則緯書亦見斥於桓譚尹敏者鄭興且不爲讖康成何援以解經哉至謂書名百兩康成何至認爲十六是不知鄭所引而注之者書序之百篇非僞書之賈充十六篇

也康成何嘗錯認恐執事猶錯認耳

又云或謂沖遠所云二十四篇既就鄭書序計之何咸有一德武成皆註亡而此仍在列曰吾固云以意計之也揣其意雖一日今亡一曰建武際亡而原註曰逸故猶列二十四目中此沖遠述鄭序注非鄭自述其意亦求合乎十六篇之數耳既概斥爲僞何暇細爲分析邪當時必有謂鄭注書序逸目適合十六篇之說者故概斥爲僞以直孔傳

良品按自閻百詩以二十四篇爲鄭古文王西莊遂據爲鄭所述張猗谷就鄭所注二亡篇詆之其僞已無可解矣執事欲伸閻說易鄭述爲孔述謂穎建就書序計之夫書序既於此二篇註亡則同一百篇中亡篇何所據爲二十四篇之目哉若云古逸今亡則四十二亡篇孰非古有今無者乃無故造一事實曰原註曰逸不知出何典記鄭注書序已亡後人僞從各書采輯見之焉能更知康成以前原注若據孔述鄭注



一十三篇現亡而云已逸係指九共汨作等篇而武成咸有一德不在其列不知執事何所據爲原逸也况據爲鄭述尙屬以鄭爲憑據爲孔述用孔而失其旨其爲鄭益無憑矣此本執事曲意彌縫自附會以求合乎十六篇之數者而反以推之於穎達且謂當時必有鄭注書序逸目適合十六篇之說者可謂誣矣

同年友某藝文志爲五十七篇臆說云竊疑壁經原五十七篇孔氏因梅書五十八篇鄭注并僞太誓爲三十四篇合增益二十四篇亦五十八故誤以藝文別錄亦爲五十八耳觀師古亦祇引梅書序語爲五十八未言別錄云五十八也顏注藝文志此言果出別錄何置不引而引孔傳邪

長昂按孔疏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語甚明析只因與藝文志訓釋之言同引遂硬斷爲誤而不知僞書亦號五十八篇此固執事所據爲真古文者又何以解之至此又欲改僞書篇目以曲證其說而無如又矛

盾不合總由於欲毀大序而不肯以別錄爲之作證遂不得不先生隙以毀別錄古書至此尙有一可信者乎夫安國大序在前劉向別錄在後師古引書目當引其最初者若謂師古不引疑別錄無此言不知劉向親校古文不能不誌篇數倘別錄篇數與班志同顏師古不得更引鄭贊釋之且師古時無疑大序爲僞者梁昭明且列入文選焉得不引又云孔學家謂漢書序在內不當計入不知序原同出孔壁雖未必果出孔子手而當時皆謂然非尋常之序比安國獻古文必兼獻序中祕必合藏之作志安得不共計之如不共計則當別列於經後既未別列於經後後必并計於經中伏書大傳及三家章句與故尙別列於後豈有聖人之序反置而不列乎

良品案朱彝尊以古文原有五十八篇因志少一篇故謂序宜計入耳今執事鑒言古文原五十七篇曷取乎以序計入蓋自忘前說矣夫安國獻序中祕藏序史無明文但據班志特加一經字無序可知序不得

言經也如謂當別列於經後漢時中祕書今已不可攷見且志不聞有單列序之例宜與序比較不宜與章句比較伏生大傳與三家章句皆與經別行何嘗列於經後其不容比例爲言也明矣

同年某漆書後辨云馬鄭所注雖止是安必原書之必止是

良品按賈馬鄭所注者杜林之本也非安國之本也此在漢史有明文至其書之篇數史無明文但就馬鄭注之存於今者驗之只有二十九篇之注更無增多篇之注此釋文隋志皆謂其唯二十九篇也今執事憑空懸斷謂其原書不止於是尊意不過以有賈逵在內疑此卽安國之本耳張猗谷曰若使杜林注賈逵之本謂之卽安國之本可也今以賈逵注杜林之本謂之卽安國之本可乎且賈逵嘗以夏侯今文教授矣可得謂其卽安國之本乎張言明析如此而執事猶未肯信僕請驗之於杜林林得西州漆書古文尙書以授衛宏而儒林傳卽載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書宏又以授許慎

徐摺說文序注云後漢書杜林嘗得古文漆書與書後以傳

宏及除通慎  
又從宏受也

而許沖說文序亦云父慎本從賈逵受古學又云慎博問  
通人攷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則是賈逵衛宏許慎同一杜林漆書之學  
雖亦言書孔氏而說文所載皆二十九篇古字無增多篇一字此蹤蹟  
明白可驗者西河毛氏誤以漆書有五十八篇亦與尊指略同而僕不  
敢從者蓋驗之於馬鄭注說文字知其無安國全書也至漆書爲孔學  
與否今無可驗在當日曰科斗曰隸古曰漆書本就字畫言之今其字  
畫百不存一其經詞經范甯衛包已易爲今文今所爭者篇數之多寡  
訓詁之異同耳與字畫全不相涉何漆書是辨之有

又云毛氏謂鄭氏見似而喜無論鄭不至是卽鄭如是馬氏亦不如  
是賈氏更不如是也吾以爲漆書雖孔壁經而其文其數必無不同  
有不同達必據壁經以爭之闕之而豈爲作訓卽有微異亦必辨明  
其異本嫡傳以正之賈訓雖不存觀本傳有奉詔撰三家尙書同異  
而未聞有漆書同異可知也

良品按毛氏謂見似而喜謂漆書類科斗文也漆書字體奇古有類壁經故諸儒愛之賈逵雖見中祕科斗書此必摹本之相近者故毛氏云然至執事謂漆書壁經文無不同不知所同者亦僅二十九篇耳若以數有不同逵必據壁經爭之闕之則殊不然肅宗好古文逵數與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相應意在立古文增多篇也乃肅宗不詔立學唯令以古文校三家同異使高才生愛之而古文多篇竟不立此時逵但奉詔撰集異同而已尙不敢據壁經多篇爭之而敢於闕之哉漆書本無孔書多篇其文詞當無同異逵既愛其字畫奇古舍其嫡傳之本爲之作訓復何可辨可正又何異同之足云

又云肅宗好古文尙書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何以奉詔撰著止用今文已不可解而復爲二十八篇漆書作訓逵之傳古文何異陳相之棄學肅宗之好古文亦同葉公之好龍矣

良品按逵爲帝言古文而奉詔撰著止用今文者學所立也肅宗好古

文徒知愛其字畫而不立其多篇終東漢之世羣儒競言古文而史仍言古文未立觀於熹平中書石經尙書於太學只有二十九篇無增多篇若古文增多篇已立於學豈有不書石太學之理此亦賈馬鄭古文無增多篇實證此馬融所以云十六篇逸也今執事不信賈逵作訓僅二十八篇與所傳安國古文有異若然則逵應注其父撤所傳之本史亦必據實紀之何反紀其注杜林之本邪即使杜林之本與其家書同亦應以注其父爲名何以不云爲其父書作訓而云爲杜林本作訓邪其爲陳相與否僕不敢知無奈其事實如此執事何說以解之若謂賈逵必無此事則漢史明有其文若謂賈逵既有此事則彼不訓其父所傳安國之本而執事必欲牽合安國之本似涉強附執事自言據書要有明文秦漢史無逵注安國之本明文何

又云論者謂賈馬鄭所注爲杜林本遂斥爲傳杜學非孔學不知本遂杜林之本訓實安國之訓逵固假西州之故物闡東國之遺傳也

良品按杜注逵本則爲孔學逵注杜本則爲杜學此在漢史已明分限  
界不容假借立說者至賈逵作訓或卽用安國之傳今無可攷然史遷  
明言安國古文說說卽傳也則逵亦當見安國之傳而訓不用其全僅  
用其半卽謂其假西州之故物關東國之遺傳亦無不可顧何以又云  
安國不作傳乎

又云人謂賈馬鄭受杜林之學吾謂杜林得賈馬鄭而死後得受安  
國之學

良品按後漢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  
是傳古文者杜林也受其傳而爲之訓者賈逵也何謂爲之訓爲杜林  
之古文訓也今執事顛倒事實謂杜林得賈馬鄭而死後受安國之學  
使杜林注賈逵則生前已受安國之學矣何必死後無如其不注賈逵  
之書而轉使賈逵訓其書故儒林傳特著之曰杜林傳復著之曰逵爲  
訓一傳一受次序昭然初不及安國一字今因有賈逵名字并馬鄭而

亦謂杜林受其學以附之於安國此蓋杜林死後數千年至本朝諸家乃有此說漢唐人不聞之也

又云洪子引毛西河云馬鄭受漆書其所著書篇與今文同而字蓋增損與今文異若如毛說則賈逵背師傳異爲孔壁之罪人矣

良品按此非毛氏之說乃漢史之說也安國爲孔壁古文杜林爲西州漆書賈訓杜林不訓安國係從時尚亦有何罪毛氏謂馬鄭漆書字蓋增損與今文異並賈馬鄭三家彼此各異明列字畫解義載於卷端此確有證驗而言者隋志且言馬鄭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蓋歲久漆書傳變又時雜以漢隸耳此又陸德明驗之宋齊舊本而言者

陸德明釋文條例云今宋

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休傍字耶收變輕文疑惑後生故論古文漢史渾括難

明參看釋文隋志自析今世攻古文者動以釋文隋志不足據而名據漢史實悖漢史且痛詆毛氏冤詞執事試就事實虛心攷之則毀古文之功罪自定矣



又云洪子引毛氏云古文距今文之出爲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得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於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夫安國之傳明有二派一家一徒子孫有傳本生徒無傳本乎毛氏謂祇一本安知當時不各傳一本乎謂授受外焉能他及達故在授受內也

良品按毛氏特就上書時言之非謂後此流傳止一本也曰家藏曰授受自兼子孫生徒言之焉能他及一語明有除授受之外五字毛氏非不知有都尉以至桑欽之傳也至云賈逵在授受內安國西漢時人賈逵東漢時人時代相去甚遠與安國初上古文不相及毛氏之言乃辨不及上傳之故非謂有傳有不傳也執事於毛氏之言似多誤會

又云洪子引毛氏云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共書而爲之傳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真古文見似而喜容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亂孔氏之學夫鄭冲離孔僖甚遠猶可臆斷爲傳其學而得其

經傳達傳父業獨不得其經傳乎

良品按賈逵受父本有古文使不改訓杜林則以馬鄭注逵本品亦必援鄭沖之例謂其實傳安國之學矣無如逵慕杜林漆書改爲之注蓋漆書近科斗文而安國則隸古定也安國隸古當時不行而漆書一出經杜林爲之提唱一時學者奉爲孔壁科斗原本較安國所傳隸古定體尤爲奇古逼真故賈逵雖得安國經傳亦舍此而訓之至鄭沖所傳係專就篇目訓詁而言與此又別執事再三反復總無解於賈逵傳杜林不傳安國之故試爲揭破當恍然矣

又云况北海亦聖門子孫康成乃私淑弟子屢履造門之時既讚其好學復詡其明德此述家學彼溯師承必有同條共貫者史稱范陳李賈之徒爭論古今學後融答劉瓌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夫逵之徒傳安國學者也尙待折衷於馬鄭使二君學違於孔逵之徒豈能服之是亦馬鄭傳孔學一證

良品按述家學溯師承不知漢史載其事否執事曾見之否不知孔融與康成曾論過經義否融元所答劉何古學果卽爲賈馬鄭之尙書否史無明文恐想當然語不可爲據至謂賈逵門徒卽傳安國之學則不然逵明以夏侯今文教授乃謂其徒爲傳安國之學乎其師則是其教授之書則非此明見漢史者執事一見有賈逵字便指爲傳孔學不悟漢史早分別言之矣

又云朱彝尊乃攻孔傳者亦謂此諸人皆漆書不本於安國豈忘有賈逵邪吾之信賈馬也信以賈逵也信逵也信以其父也

良品按此朱氏據漢史言之漢史明言得於西州不聞出於賈逵也但確爲孔壁原本與否今不可攷而漢人則以爲壁中原本蓋自安國以科斗上於官府民間未見漆書一出字體頗與相近故羣焉慕之若賈徽之所傳者安國之隸古定耳乃其私寫之本雖號古文所存古字無幾故逵不注其傳本而竊慕其原本後漢書盧植傳云臣少從通儒故

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  
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說之據此則馬融所授賈  
逵所悅實爲漆書科斗並非安國隸古盧植爲馬融弟子明敘其源流  
如此且云降在小學皆就字體言之又云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此必  
賈馬以爲孔壁原本而當時見其出於西州猶有疑之者然要與安國  
之私寫隸古本無涉執事不知漆書之爲科斗非隸古定故頻牽入賈  
徽所受蓋已誤認矣

古文尚書釋難卷下

黃岡洪良品右臣撰

同年友某二典臆說云鄭學家謂別有舜典閻氏據孟于趙岐注接應等語及完願一段皆舜典文王氏據二月東巡章帝時有陳龍香唐皆云堯典光武時強純齊宣遷唐堯之上帝至格于廟亦同堯典劉鼎堯典五帝災八世九邱今皆亡唯堯典存後漢周榮臨終寫堯典劉鼎堯典名云五帝災八世九邱今皆亡唯堯典存後漢周榮臨終寫堯典劉鼎堯典棺前伏醫非誤孔學家則力主孔傳不信諸說張氏崇分篇則若與月合陞詳見後案孔學家則力主孔傳不信諸說正元日崇分篇則若與月序不相題若謂有舜典不知舜即位後除現行古文所載諸大政外更有何事可敘舜本紀載諸瑣事皆在商周間前至格交祖以政則與今舜典無不同二典本相因孟子引舜事即稱堯典猶見古文虞書關焉即刑不雪引洪範以父子即引商書東漢諸儒不猶見古文因不知舜典詳趙氏翼謂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一篇陳氏禮見尚書私議

不信孔傳而於二典則信趙氏說而不信閻氏王氏說趙氏翼謂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一篇陳氏禮

閻氏王氏從鄭者也既為諸家所駁趙氏陳氏不孔不鄭者也論

亦近理而堯崩入於舜典亦何異舜崩入於堯典乎且伏書堯典舉  
陶顧命皆合獨分顧命馬王亦然鄭王尙無論也馬氏曾典祕書分  
合當不至誤况篇首二十八字後出未必可信自慎徽分篇從古有  
此文法乎此皆可疑也

良品按閻氏王氏所引舜典諸證不知此敗人者皆據今文未見古文  
執事以爲從鄭亦未盡然鄭固明以入麓伐木註作舜典矣趙氏陳氏  
蓋據毛氏舜典補亡說以月正元日後爲舜典張氏駁之當矣執事謂  
堯崩不應入舜典不知堯崩於舜爲天子時不容復入堯典僕引魏唐  
史例爲證見前辨與舜之死於堯後者不同又謂伏書堯典舉謨顧命  
皆合獨分顧命不知伏生未嘗分顧命也馬融分之耳謂馬氏曾典祕  
書分合當不至誤然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書旨文氣兩不相屬  
前儒議之僕亦辨之矣見前辨且劉向劉歆賈逵班固皆典祕書者不  
分舜典猶有說也何以盤庚三篇顧命康王之誥兩篇明見書序古文

分之二劉賈班不分直待馬鄭爲之分邪若謂分不分未可知何以劉班皆云今文二十九篇邪此固不容援以強證者至二十八字梅賾以前確有證驗必不肯信而謂自慎徽分篇無此文法不知此固前儒皆知其有脫文者梅賾上傳時尙不敢造此二十八字何能僞造二十五篇乃歷數朝直至蕭齊方購上之猶不行用又歷數朝直至隋開皇始募得之而後舜典始成完帙古人之慎重不輕信如此且將其來歷一一明著於史執事於此而猶疑之非孔子信好之旨矣

又云余嘗反覆尋繹終莫釋疑一日覆讀書序鄭注乃悟曰康成已道之矣序文甚明人自不解讀耳不觀堯典序與注乎序曰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注曰舜之美事在於堯時則可無疑於慎徽以下二十八載以前舜事入堯典矣然則堯崩後舜事何亦入堯典乎序亦言之矣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既曰側微將使嗣位則舜典所敘者皆

未爲帝時事也既稱舜典何但敘未爲帝前事而不敘爲帝後事作  
典者豈如是疏脫乎則以堯典已敘無容複也則可無疑於月正元  
日以下矣

良品案序言讓舜而曰將遜與舜典之汝陟帝位不同蓋將者猶未然  
之詞也與序意殊不相應鄭謂舜美事在堯時則舜之陟方乃死豈亦  
在堯時乎况鄭注入麓伐木亦爲舜典此納于大麓文也以攻古文故  
並已所據之鄭注亦忘之矣乃亦知堯崩後舜事不應序入則以舜典  
序有側微二字遂妄意孟子所引舜軼事卽其文而不知聞之聰明卽  
指元德升聞數語歷試諸難卽指慎徽五典數語煌煌大典不序其爲  
帝時所設施而反序其未爲帝時之瑣事乎若如所言是直家傳而已  
何名朝典若以堯典已敘無容複述則堯舜合典足矣何以各自爲篇  
考孔臧與安國書云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常以爲雜有舜典  
在內今果如所論此書載孔叢子朱子常以孔叢爲東京僞書然東京



已有此論是東漢時已知二典之所分也復何疑焉

又云人之有堯舜猶天之有日月也合敘一典尊舜且尊堯也陟方乃死天祿永終總結舜乃總結堯安得曰與堯何涉天愛古民特一時生兩聖人天並生之安得不並紀之太史公合傳卽此例

良品按以日月比堯舜堯舜必同一典今謂日月同出於晝可乎信如此言尊舜卽尊堯結舜卽結堯則有堯典可無舜典矣何以百篇序中堯典舜典儼分兩序執事又以太史公合傳爲例不知太史公既合傳以紀之無又分傳以紀之者今二篇名先分安得復以合傳之例例之邪且陟方乃死舜之終事敘於堯典中更沒道理敘堯崩所以結堯之局敘舜崩何爲結堯之局邪

又云玩序語舜典亦兼敘堯必謂堯典不應敘舜舜典何應敘堯乎完廩諸事正敘側微聰明何疑於瑣屑愈瑣屑愈見其孝之大有謂治棲等語置之命官典禮之間不類者史貴紀實實有是事諱之不

記後世國史猶不可況古史乎

良品按堯典何嘗不序舜如側陋觀型是也但舜已陟位堯已前崩其用入行政以舜爲主何爲敘入堯典中乎且執事全不識典字之義典者朝典也以盜嫂事敘作朝典不典甚矣執事徒以後世史紀例之不知三代以前書如典謨訓誥等類紀言多紀事少而紀瑣屑之事則絕無焉若以此爲紀舜之孝則堯典中已將舜孝之實賅括舉之矣曷取此家庭鄙褻之語爲哉此本戰國流傳雜說萬章亦不言引書也且此數語與堯聞之聰明意全不關會乃假借書序以附會其詞似涉牽強又云舜本紀載瑣事皆在未升聞前正合側微之義蓋大政已載堯典舜典自可敘逸事張氏謂不知更有何事可敘將謂舜典亦必敘大政邪拘哉不觀序言乎史遷雖問故安國行文自成一家豈必死守古典必謂本紀卽位後所敘大事皆出今舜典斷其非堯典然則本紀亦敘正月元日以前事矣又何以見其必非舜典乎且舜事可

載入益稷禹事可載入皋謨豈舜事獨不可載入堯典邪

良品案執事據序但摘側微二字附合逸事餘皆置之不顧又引史遷本紀爲徵不知史遷修書雖多引雜說二典非雜說也典中既有其文而又從安國問得之以入舜本紀故知其爲舜典非堯典此與雜說之不見於經者未可相提並論執事謂大政已見堯典舜典自可敘逸事此虞史修書條例不知從何處見之吾謂執事不審書序意旨並不明尙書體例昔人云書以道政事二十九篇具在皆紀政事之書無紀逸事之書不獨舜典然也舜事載入益稷禹事載入皋陶謨乃載其言非載其事也若舜之殛四凶命百官陟方乃死不載入益稷謨也禹之平水土告成功不載入皋陶謨也

又云馬融曾典祕書謂序與壁經相合較漢以後書爲可據且不此據更有何精確之書可據乎

良品案考古文自當以序爲據序本無不合特愚解之不合耳執事以

舜典文篡入堯典中而又偷梁換柱思別構一舜典顯與書序相背其不合也實甚又執事篇篇文皆以馬氏典校祕書爲詞自恃爲鐵板確據不知孔安國親得諸壁中爲之作序以傳都尉朝以至孔僖視馬融恍惚之詞爲何如者乃硬誣之爲僞則更有何精確之書可據馬融自云逸十六篇無師說孔沖遠引作未見古文之證則馬融洵不見古文矣乃謂其見壁經與書序合似屬臆造

又批余論舜典後云二十八字可斷其必僞何也是時孔傳已行習者不少若梅賾傳經有此二十八字梁武帝何能駁且方輿又何必上邪足見梅上書舜典經傳皆失中祕經文已亡不然以王注補時應早有此二十八字明文因王注無此也卽上書時舜典經傳皆失自鄭沖傳經豈竟不知有此二十八字乎况案荀疏晉初已立孔氏古文尙書如有早有所聞矣

良品案既有舜典必有此二十八字堯曰若稽古皋陶亦曰若稽古豈

舜典反無之也且魏高堂隆已引其句王逸王粲且襲其詞矣見前所惑卷

梅賾上傳雖無此二十八字姚方興上之梁武帝駁之然舜典篇首實有脫文晉人知之不敢妄造一字但以王肅今文傳注補之執事據此遂謂梅上傳時舜典經傳皆失不知梅上傳不上經若經傳皆失則取王肅注以補之者何經也又據此遂謂中祕經文已亡不知經文若亡中祕曷爲志其有也然而晉初所立中祕所有鄭沖所傳恐亦無此二十八字此例漢已有之如小雅彼都人士首章二十四字魯齊韓三家皆脫亡唯毛詩有之遂傳至今可知晉世古文必同一二十八字不全之本而其全者自在民間伏而未發直至蕭齊始出此事之顯然者然中祕所有亦非安國原本自漢至晉歷代傳鈔如今世四庫所有亦多錄本特經永嘉之亂猶存耳

又云伏生原有藏書何至中落如許字劉向校時豈亦未看出邪  
夏品案伏壁脫字漢志已有明文如志所載酒誥召誥脫簡是也伏生

竟不知之直至劉向校之始定但劉向既校酒誥召誥何舜典脫二十  
八字竟未看出僕向亦以為疑嘗私問於饒儀廷孝廉儀廷曰昔有友  
人以某書託校兩本各異余詢其故友人曰君但就其求校之本正其  
脫誤足矣其異本不必計也僕因此悟漢人經學最重師傳伏書為文  
帝所立蠹錯所受三家所習劉向第就其所有之篇校其脫字而其所  
本無者不置議焉以非功令之所立也故明見盤庚三篇為一篇顧命  
康王之誥兩篇為一篇堯典舜典亦兩篇為一篇皆不為之分出曰卽  
不分出何難校其脫簡乎曰使一校其脫簡則堯典舜典當分篇矣分  
篇則非伏生之舊矣仍之所以存其舊也馬鄭分之而劉向偏不  
分其用意不同又如此是時  
偽秦誓方盛行此皆伏孔所無者向亦不言以其為功令所立博士所  
誦也始知天下事有未可執一理以繩一切者今之攻古文者病正坐  
此又案漢書藝文志所載皆中祕書目如魯齊韓三家詩經二十八卷  
毛詩二十九卷三家本彼都人士登無篇首二十四字毛本有二十  
四字當時與校書者皆能  
存之不置一離亦其證也

同年友某伊訓武成畢命辨云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武成畢命語異  
晚出夫志所引書語以爲證者共七篇此三篇外又有洪範召誥洛  
誥顧命皆古今文同有之篇其語無一僞且無一闕誤雖此三篇今  
文所無或語有難解事有可疑如朱子石渠所論諸條孔學家遂謂非真書出  
於當時雜說夫歆親校祕書斷無不見壁經原本豈引僞造雜說而  
以爲真即使或有雜說亦安能今古文有者無一僞而古文竟無一  
真天下有如是之巧值乎

良品案古人引經有何常例今文已立依經錄之古文未立參錯引之  
有何不可而謂劉歆必與今文一例恐未必然史記一書依經立說而  
亦有舍經以別采者太史公自言載記極博學者必考信於六藝乃其  
述盤庚述金縢述牧誓與今文異述屠岸賈事與左傳異述伊尹放太  
甲事與孟子異史遷世掌史職博覽石室之藏與劉歆何異非不見今  
文孟子者乃其一篇之中忽據經文忽采雜說果孰真而孰僞邪若以

爲無此巧值此類左傳卽有之左傳連引詩書皆原文至引康誥偏兩  
易之竟有此巧值天下事無定例乃如此今看劉歆引武成凡分三段  
首一段與孔本全同何得云所引無一真惟第二段第三段參用世倅  
解當時亦不以爲僞書引伊訓曰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引畢命  
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年月日皆同詞亦大同小異惟末一句不  
同或采他說參變之者此亦古書所常有必據此以定有無真僞繁矣  
又云若知其僞而姑引以證歷則亦必分明著之試觀所引月采篇  
非百篇所有則別之曰古文此三篇若非壁經豈居然冒壁經篇名  
而與洪範諸篇併列乎

良品案太史公博極羣書乃史記多引雜說亦不分別著之况劉歆乃  
證歷非解經何取乎非經必別著之哉况其所引古文月采篇未必果  
屬古文歟亦未必有意別著之也漢時百篇已亡况百篇以外其流傳  
斷句是非真僞全不可考今其詞有云三曰曰朏此乃訓詁之詞與古



今文體不類說文大傳多有此種皆爲當時異文雜說劉歆亦儼然與洪範諸篇併列之誰謂其不采雜說乎況前亦引外傳非雜說而何至於異文雜說而仍冒壁經篇名則左傳墨子史記白虎通水經注皆有之

篇名

詳後

僕亦屢及之而執事不悟何也

見辨惑卷內

又云武成月日雖與晚出書有異然歆所引者稽之天文地理皆合較晚出書似可信縱閻氏說不足據然證之於傳日星無舛豈傳亦僞書乎

良品案閻氏天文地理之言夸大無實最爲可笑彼謂地理較孔書爲合試取律厯志所引如癸巳武王朝步自周戊午師度孟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其行師節次時日地名兩書一一符同何以見地理之一合一不合邪至於天文之說就律厯志所引之傳推之如云十三年歲亦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十一月爲周春正月此與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恰合者也又云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

武王始發戊午度於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一日而度明日癸巳  
冬至晨星與婺女伏厯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  
天黿而卽引孔本武成以證之云惟一日壬辰旁死霸若與日癸巳武  
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  
王始發恰合者也又引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也  
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又引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又引世俘篇武成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今證之孔書則亦曰戊午師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雖詞有詳略不同而戊午癸亥甲子時日皆同時日既同則天  
文星厯自必無異自閻氏巧爲張皇其說炫惑學者執事亦不復將二  
書比較辨其虛實遂亦以爲一合一不合誤矣至孔書厥四月哉生明  
丁未祀于周廟庚戌大告武成而世俘武成則作四月既旁生霸粵六  
日庚戌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周廟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

周廟四月同庚戌亦同惟丁未辛亥乙卯時日詳畧不同此自紀事者各述所聞之異朱子嘗疑數日連舉大祀爲煩故孔子舍此取彼非無見也然此姑不論劉歆取證厯法旣引孔經武成又引序又引外傳又引世俘篇意主旁徵博引以證其說豈拘拘於所見之壁經邪彼證厯法非解壁經也况康成解經尙有援據緯書者何爲鄭學者并此例之不知邪而何疑於劉歆邪

又云雖祀作年何取而舍眞引僞且故乖於爾雅爾雅相應之說原出於班固藝文志志實本歆之七略何反自違其例乎

良品案爾雅相應一語此劉班驗古文之例非劉班引古文之例也引書有何定例閻氏謂祀年不必拘此只可爲引書者言之至古文原書明與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相應周時古文未焚親質驗而著之於爾雅以爲古文詞例劉班據而言之僕因此知劉歆所引非書原文係據爾雅班志驗之執事鑿言此爲古文眞經謂劉歆何至

引僞自違其例若以此例爲不可信者不知爾雅不僞非驗之於古文何爲而有此言班志不僞非以驗古文何爲而據爾雅今以偶隨所見借雜說以證歷後人遂以劉歆之故認爲眞經不悟劉班平日所以證驗古文者爲何而罔圖言之反失劉班之旨矣

又云孔學家謂歆所引爲世俘篇疑當時亦名武成本無所據即使果如其言當時有兩武成歆欲引以證歷自當引其合者斷不舍眞引僞書之眞不眞卽可於歷之合不合決之歷之合不合卽可於歆之引不引決之

良品案世俘解等篇劉向以爲孔子刪書之餘當時固以爲古文劉歆引而據之不以爲僞也至孔穎達乃以爲漢時僞武成耳此亦如漢時僞秦誓類當時且立於學西漢時無一人僞之者而何疑劉歆之舍眞取僞哉至今日皆屬古書誰疑其僞祇以爲孔子所刪斷爲當時雜說夫曰雜說乃對孔書壁經而言世俘解在二劉時兩本並存不分眞僞

此見於劉向所言有可徵者劉歆證歷偶然兼采亦事之常試問諸家經解亦引諸子雜說豈目不見五經者豈以引不引定五經之存亡邪道理只在眼前無如執事之不悟何也

又云歷脩於劉歆而志撰於班固固撰藝文志考訂諸書至詳且慎曾校祕書親觀壁經時雖武成已亡賈逵安國孺傳豈無摹本卽無摹本亦必聞其梗概固與共事何至不辨書之真偽歆果濫引偽書固作志豈屑采用歆一人可信何況於固

良品案班固律歷志引雜說多矣如帝嚳春秋外傳唐帝帝系虞帝帝系少昊帝考德等類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此皆孔子所未取者班固一著之於志何云不屑采用況世俘篇乃周人書彼於同時之劉歆書尙引之豈劉歆更古於周史邪康成尙濫引緯書豈康成不能辨書之真偽邪人又何以信康成邪

又云毛氏以杜欽議婚禮太僕議祀典爲證謂歆之引此三篇非壁

經真文儼殊不倫夫二人之見毛詩左傳史無明文歟之見壁經則有徵也二人誤言者詩之解傳之事耳當時或別有傳聞歟所引者古文經文也

良品案東漢時毛詩左傳雖未立博士人人見之陳元范升論之賈逵衛宏習之豈有杜欽太僕猶未得見者以必僞古文之故舉古文一切事實而全抹之抑獨何心毛氏所言意以劉歆亦據流傳雜說不以此爲古經真文也特執事以爲古經真文耳卽毛氏不可據而孟子引放勳數語堯典無此文孟子既見堯典何以不引堯典太史公引夏書一段凡列禹貢無此文史遷既見禹貢何以不引禹貢豈堯典禹貢非壁經真文邪豈猶儼不於倫邪比例以觀可勿深責毛氏矣

又云梅所獻真則歟所引僞歟所引真則梅所獻僞決無中立洪範四篇與此三篇同爲所引乃三篇之語同晚書則信爲真三篇之語不同晚書則斥爲僞然則真僞不在於語之何如惟在晚書之同不

同耳

夏品案執事之誤正在晚出二字明明此書出於孔壁數千年無異詞  
後有引用者同於古文則爲古文不同於古文則爲異文雜說孔書在  
前引者在後今乃倒置本末反疑在前者爲僞在後者爲真不考情實  
唯曰古文晚出而已試問晚出二字果據何書初以誤讀隋志既知其  
誤而無服善之公心又以漢史爲詞此猶謂家法爲詞以取持本而書不悟作隋志者  
乃孔穎達作漢史者乃范蔚宗二人於己言當自領會何以不云晚出  
而疑爲僞隱古文本無晚出之事漢史隋志具在請善讀者細心體之  
則劉梅之真僞可不煩言而自解矣

又云孔學家每謂閭惠毀滅顯證杜撰故實又謂晚出之僞在漢有  
何確據此三篇晚出不真之顯證確據也而乃不信謂其爲雜說非  
真古文焉凡事難以口舌爭况遠代之書乎吾今不必力辨願卽所  
執以譏閭惠者平心靜氣思之自知孰是與孰非矣

良品案執事謂律歷志所引武成畢命伊訓爲孔書不真顯證卽古文在漢確據其異同之故拙著既詳言之矣執事不信且顛預立論以駁之執事唯知以漢人所見所引爲真而已吾請質之執事伏生與張生親傳今文者也何以其大傳所引今文盤庚酒誥無逸金縢皋陶謨等詞全與馬鄭所注今文不同豈今文亦有僞邪豈伏生等所見非此今文邪若援此例則據伏生大傳已爲今文不真之顯證確據矣設僕爲此言所挾者傳經之伏生較劉歆當不相上下所據者大傳較律歷志尤爲專書當非杜撰故實而毀蔑顯證者然而僕必不出此讀書貴觀其通論事貴持其平此明明古人兼采雜說如左傳之兩引康誥墨子之三引仲虺之誥史記之引夏書白虎通之引無逸水經注之引堯典詞語皆不相同拙著亦屢及之執事自不肯平心靜氣思之耳孰是孰非後世自有能辨之者此時固不必以口舌爭也

同年某伊訓武成畢命後辨云孔學家謂漢志伊訓語乃劉歆鈔變



古文古人引書原不拘然志引今古文同有篇語皆無鈔變何獨引此而鈔變恐未必然

良品案左氏歷引詩書語無少異獨至引康誥而兩易其文亦係鈔變爲之者拙嘗已言之矣執事何猶云未必然乎且說文中引經而鈔變之者指不勝屈此本漢人常例抑或先有鈔變其詞著之於書者劉歆愛博如太史公網羅眾家之義同外傳而引之歟然而非古經原文則斷斷矣

又云商稱祀雖見爾雅晚出書班固欲遵其例而今文似未盡拘後案引釋文堯典三載鄭作三年禹貢十有三載馬鄭作年爲證猶可云馬鄭或誤高宗彤日降年有永有不永晚出書亦不作祀何邪良品案爾雅漢初卽有之以攻古文之故亦加以晚出然賈逵班固已據爾雅以驗古文卽使爲漢人之書漢人親見古文與爾雅兩相質驗而云商則曰祀周則曰年特爲分別著之復有何說且賈班言及古文

必云古文與爾雅詁訓相應足見其時必有與爾雅不相應如律歷志所引之類者故賈班爲此言此驗古文之法非引古文之法古人引書本無定例原不計其相應不相應也拙著特據賈班之言以明劉歆所引非原文而已非謂劉歆遂不辨古文舍眞取僞尊言全屬誤會乃又據王氏後案引釋文堯典禹貢馬鄭以戰作年爲證不知此係今文之說正隋志所謂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者爾雅不誤賈班亦必不誤也至於高宗彤日降年之語係指祚數而言與書之紀元者全別非必周前遂無年字也

又云洪子謂以太甲冠年上不合古文文法竊謂古人未必有一定文法况殷尙質盤庚且以君名名篇篇中屢直出盤庚君名可以名篇獨不可以冠年邪

良品案書序卽稱太甲元年雖謂君名不可冠年者特謂此近春秋書例若尙書書例則但稱某祀某年而已商稱年與爾雅詁訓不相應知

非古文而況以君名冠年上乎作書序者以時例書之仿伊訓者卽依書序爲之古人雖無一定文法而有一定書例如祀年之稱旣著之於爾雅復驗之於賈班此書例之不可易者今閻氏謂不必拘豈周人之著爾雅懸空而構此言漢人之據爾雅乃孟浪而爲此言邪執事自言論古文係據賈班至此乃不信賈班直信閻氏矣

又案執事之言意以古人書例皆爲之

故云無一定文法可不拘不知他處未經古人指出猶可假借立論此則賈班特著書之安可不信若賈班書不必拘則可信耳閻氏之書

不足據也

又云孔學家本朱子說謂方當作乃誕資有牧方明方明卽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亦有理然於下明解曰越前祀先王於方明如孟康注皆以方明爲祭時陳設之物有儀禮可證應非臆說朱子言理固遠勝劉班然朱子未見壁經乃從孔傳悟來劉班則合壁經原本上下文參觀所解自不至誤

良品案上數句皆合惟此句異各家解亦不同毛氏亦主儀禮之解矣

然以祀年之文觀之則此語信爲流傳雜說或歛鈔變之詞斷非伊訓  
原文故毛氏曰此一句非書文也漢志據三代時氣以驗律歷因引伊  
訓文而雜此一句此句或古語或古禮文先引之以證伊尹祀先王之  
義而復以越菑配享重爲解之詳見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  
也毛說如此證之律歷志亦有可驗者如志引書曰歲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美今堯典亦無眾功皆美  
語其爲劉班所增竄彰彰矣今以推之伊訓武成畢命奚獨不然今攻  
古文者但見所引有異便硬斷爲壁經反誣安國壁經爲僞且藉口於  
劉班合壁經上下參觀所解不知彼亦曾卽劉班之律歷志上下文參  
觀之否漢志志本謂  
歛三統歷朱子實見今所行古文確爲壁經原本故以授蔡  
沈作註今反誣其未見壁經豈朱子學識反不及閻惠孫段之流邪劉  
班所解自不至誤特恐後人誤解劉班耳

又云武成聚訟更甚閻氏極辨世俘之非與志所引似同而實異王

氏謂世俘與武成固合雖丙辰丁巳旁生魄爲傳寫之誤又解生魄死魄與班誤愧不通歷不敢妄斷然據鄭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似班解非周書世俘眞僞固不可知縱僞亦依傍古文爲之班志本劉七略志載周書七十一篇歆時世俘武成併存二書若不同歆斷不置武成而引世俘孔學家謂歆所引乃世俘非壁經斷無此理然亦有可疑者志七引書證歷皆曰某某篇否則曰某某無篇字獨此首段曰周書武成篇是果引周書邪然世俘篇首雖有武王成辟四字而歷考無世俘又名武成明文歆縱引之亦不能改稱武成若因世俘與志引武成略同遂疑所引爲世俘然則武成釋囚封墓散財發粟亦與周書克殷解略同遂指爲周書可乎

夏品案律歷志前段所引明著爲周書武成詞與孔壁武成正同此古文之眞武成也王氏不知爲眞武成反據世俘篇之文疑丙辰丁巳旁生魄爲傳寫之誤誤矣後所引但著爲武成詞與世俘篇亦同閻氏不

知此武成各自爲篇反恐人認作世俘而謂其詞有異則更誤之誤也  
閻氏所謂似同實異者以首段真武成文持與世俘篇校固宜不合不  
知劉班於舊名已分別著之今試取所引武成與世俘解校之如志引  
武成篇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而世俘解則  
云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其文  
皆同惟三月作二月疑傳寫脫一畫中少朝至接于商一句則劉班引  
而刪之此在本志卽有例者如引論語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  
四方之政行矣刪併數句是也又引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  
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  
餼于周廟而世俘篇則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  
于周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餼  
于國周廟其文亦大略相同唯燎于周下刪去十八句若翼日辛亥下  
併二句爲一句此亦如前引論語刪併之法者今執事謂欲斷不置武

成而引世俘不知前所引者正真武成

情志前一段周書武成篇見前

後所引者乃

世俘耳律歷志每兼采異文雜說其采異文者如引易傳曰元善之長

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以善作體兩本

異文劉班亦兼錄之其采雜說者如既引洪範又引傳引書序既引召

誥又引月采篇卽此三篇中既引伊訓又引傳既引武成又引外傳既

引畢命又引豐刑執事試詳參志例自可無疑於引書之歧異矣若謂

世俘無改名武成明文雖有以武王成辟爲言者總不可據然古人引

書隨事改名已有成例如禹誓湯說尹告禹之總德湯之官刑秦誓之

大明去發等類指不勝屈卽就尙書大傳驗之並無古今文詞語而仍

襲其篇名武成亦其一也執事似亦知其文與世俘同無可置喙乃復

引克殷解釋囚封墓散財發粟爲難微獨二書所紀詳略不同

克殷解云乃命

召公釋其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

囚乃命南宮忽桓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卽使其文全同凡一詞而分

見各書者何限今必謂武成所有者不可指爲汲冢周書然則論語所

引君子思不出其位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等句不可遂指爲易邪

又云若因其事不合於禮謂非聖王所宜有姑無論古禮久失所傳未盡可憑因時制宜未免過泥即使所記實不合禮孟子固言盡信不如無矣可知二三策外語多失實血之流杵乃指其至難信者言安知朱子與石氏非卽孟子所不信者邪必謂真書不應不合禮豈孟子所見亦非真武成

良品案朱子言三日連舉大祭不合典禮此朱子依禮證經之言所駁者世俘解之文耳此經孔子所刪者孔子刪之於前朱子駁之於後乃執事悍然執此爲真武成且附會孟子而謂孟子所見卽此所云不盡信者亦卽此不知事之不合不可盡信孰有大於以君頭獻廟者乎見若武成有此文孟子當首辨之何得僅言血流之已甚也據此則孟子所見斷非此武成而不得以此冒孔壁之武成矣

又云至於畢命則兩家所說皆非夫鄭氏所以注爲亡者蓋以其有



霍侯事不同與序相應故知其非而注爲亡也鄭所指霍侯事乃篇中有此一節故云不同與相應其餘未必皆不應安知歟所引非卽其篇首孔疏謂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未細玩鄭氏語耳豐刑二字難於索解或詞有闕誤或如說文引書之省文皆未可知然以誕資有牧方明例之或是原文或者古文難於盡識安國以今文讀之募寫揣測有未盡合邪閭氏泥於亡字故疑爲零章斷句此求其說不得強爲之辭鄭不見之何從知共有霍侯事邪惠氏改問爲畢尤屬武斷蓋與閭氏皆泥於孔疏二十四篇也鄭何嘗自云二十四篇哉鄭注書序所謂逸者原有二十五篇咸有一德武成本逸而實未亡皆屬計入孔疏亦誤以此爲眞亡故止云二十四

良品案百篇書序有畢命無豐刑亦無畢命豐刑合一篇目詳釋書目確係兩篇古人引書每有兩篇連引者如鄭注引伊陟臣扈曰孔疏引藝文志別錄云是也以召誥月采篇例之召誥是經月采篇是傳

如釋三日

曰是也 不知者以月 畢命是經豐刑亦當是傳耳孔氏謂不知豐刑

之言何所道竊意畢命明有王朝步自周至於豐之文則豐字自指豐

邑而言古刑與型通

其刑之

刑者典型也王命作策豐刑蓋言王命作

策告以豐邑典型耳卽下文所述文武周公之德是也作傳者約舉其

詞故云作策豐刑自孔穎達不及推詳孟康又誤注爲逸書篇名試思

果爲逸書篇名則與畢命必不相屬而何爲連綴引之哉惟其爲一經

一傳故可連類及之如召誥之引月采亦是也康成不見畢命所見僞

畢命有冊命霍侯事知其與書序不相應故斥僞畢命爲非注眞畢命

爲亡此大儒實事求是之學不敢強不知爲知者執事旣以唐人所斥

爲僞者爲眞又以漢人所斥爲非者爲眞夫一篇中相應則皆相應不

相應則皆不相應何所見而其餘皆相應也又何所見而歆所引卽其

篇首也執事主閭惠二十四篇僞書之說謂是劉歆康成古文僕以爲

歆所引有畢命而二十四篇無之固已徵閭惠之失矣乃執事亦知其

不可通於是臆撰一事實改鄭注亡者爲逸改二十四篇爲二十五且謂鄭所見卽歆所引而不知鄭若注爲逸則鄭所見爲眞畢命何以云不相應是顯與鄭之言相背謬也本以二十四篇僞書爲古文又無故增入一篇以強附於劉歆而不知多算一篇便不能合十六篇之數是並於已所據之二十四篇矛盾也夫執事駁孔疏之誤可矣改撰事實以駁之則不可也

又云夫漢律厯志本三統厯有劉歆班固爲據其非僞造雜說本可確信因兩家互相聚訟反至歧而又歧致滋疑竇非詳加辨駁未必能杜偏信者之口尤不能悟偏信者之心

良品案太史公云載記極博學者必考信於六藝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刪於孔子傳於安國安國在劉班前自當以安國之本爲正百家撰著每多雜說厯有明徵正當以聖經定之乃執事不能以聖經定雜說之歧反據雜說以駁聖經之僞在執事徒知劉班乃親典校書之

人竟忘安國亦漢人尤親得孔壁而傳之者何以見安國之必爲僞書  
劉班之並非雜說邪且自魏晉六朝以至隋唐有一言古文之僞者否  
隋唐以前人皆讀漢書律厯志皆見武成伊訓畢命三篇而不疑其不  
合何故豈今善讀漢書古人無一善讀漢書者邪蓋隋唐以前經師皆  
知此爲雜說而古文乃爲正經也况據鄭康成所引與序不相應之文  
則當時畢命已有雜說與武成伊訓正同劉班網羅眾家引之如太史  
公引金縢例此驗之執事所信之鄭亦有然者非鄙人之偏信孔氏也  
同年友某論泰誓云泰誓者謂馬融曾典祕書果見有真泰誓何不  
可執眞黜僞而僞泰誓乃僅作疑詞足見聖經無泰誓而解之者謂  
馬融疑泰誓之言恐人僞造

良品案馬融疑泰誓之言本非僞造但融著書立說原不自典校祕書  
始史載融游學時博通經籍則所云吾見書傳之多當卽在此時至永  
初四年應鄧騭召始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反云未見古泰誓

僕再三考索始得之曰此必馬融未典祕書時所言也何以知之曰劉歆班固賈逵皆典祕書皆見僞秦誓皆不敢爲此言而融獨爲此言故知其爲未典書時所言也曰諸人曷不以真黜僞曰從時尚也漢重讖緯侈陳符瑞魚舟火鳥與光武受命之符相類時議讖者遭譴秦誓雖神怪誰敢黜之彼若敢議卽其自述數言如所見真秦誓之多神怪之譏亦可上書言之矣不必定見全書而後言也然而不敢也况馬融又附和權貴依聲唯諾者乎融未達時不應召命從吾所好神怪之議容或以譏時發之及遭饑困翻然改圖趨附時局上東巡頌草梁冀奏且聞劉歆以立古文得謗雖知秦誓爲僞帝不曾以中祕所藏宣示立學融敢非毀先帝所立而妄言溫室樹哉夫閭氏疏證毀古文至矣紀曉嵐爲四庫總裁校定書目深遽其說何難上書黜僞據鄭氏今文以斥古文豈不甚易然而亦不敢也而何疑於劉班賈馬哉凡事據一理須八面通觀方可作斷不得徒自矜讀書之得閒也

同年友某周官辨云執秦誓武成言則孔有僞據執周官言則鄭又有僞據將何據以考是孔鄭皆非真然則真古文又何在乎

良品案事有蹟同而實異者如武成文既見世俘篇又見古文尚書一書兩詞此爲異文雜說各經皆有之現有可證以其篇同而詞異也至鄭志周官與古文字字相應篇名詞語皆同故可斷爲原書何可援以爲例且周官詞語又有仲長統引書曰冢宰掌邦治一條仲長統亦東漢時人也書卽周官此篇原爲論官設也閻氏謂周官出於漢表最爲邪說彼既知以漢表爲本何以漢志武成伊訓畢命三大段文字又不以爲本乎况表所據者何自來乎班氏何以知周有三公三孤乎執事斥其無據是矣僕嘗謂閻惠輩皆張湯趙禹之流其書卽周典來倭臣羅織經也此種人斷不可使之治獄苟能爲此書昭雪者譬之孝婦含冤三年立兩矣

同年某周書後辨云周官未亡有據矣然則孔傳周官果真乎吾亦

未敢信也何未敢信因其制與周禮殊也攻孔傳者指摘周官逐字句以吹求固未免太刻矣而其所謂六年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誠有可議也或曰孔疏不引左傳叔向之言乎制雖不合周禮合乎左傳尙不可信乎曰吾之疑之也非獨爲不合周禮也正謂不合周禮又不合左傳也又云或年遠書多闕誤周禮漏載或叔向藉口附會挾王制以令強鄰左傳既不能牽合周禮更不能幹旋將謂二書所言皆非周制惟此乃周制乎夫不考則亦已耳既考則必求其有據尤必求其相合若有據而不信不合而強爲之合又何勞此一考乎孔鄭兩家各有成見合己則信不合己則不信則周官眞難決矣縱欲釋疑將何信哉

良品案前辨已瞭然矣至此又變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也以周禮王制駁尙書便非何也周禮王制本非僞書然漢時始出孔孟未見孟氏言班爵祿與周禮不同王制與周禮亦不同何能以之證尙書周官

哉然與左傳所述亦不同僕嘗紬繹其故證以嘗所閱歷而始悟也僕嘗承修都察院會典矣一御史給事中也品級屢升屢降一巡察職事也屢裁屢設其餘科條之增省事例之沿革二百餘年車書一統便已前後不同況以周家八百年之久又經東遷變亂春秋戰國盡去其籍學士大夫各述所聞安能較若畫一耶顛曰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意林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訾訾昔人貴通儒謂儒者讀書貴合古今而通參之也前此攻古文者以坐井觀天之識爲刻舟求劍之術自矜者據旣不能通又何能考今執事感其曲說謂僕合己則信不合己則不信此事亦難猝辨今試舍周官不論但先令其將周禮左傳孟子王制四者考之若能彼此纖悉符合無有參差則周官誠僞吾亦改而助之攻矣

又云以盡信不如無書言之則不惟鄭志不可盡信卽周禮左傳亦未必可盡信若言考據則不惟周禮左傳當信卽鄭志亦當信之所



謂可欺以其方也一周官耳而可疑如此將何信哉

良品嘗謂古之君子可欺以其方今之君子並可罔以非其道矣夫造  
僞書之人其破綻流露必於其所不及覺之處若家喻戶曉共見共聞  
之事而自謂其能作僞以欺人無是理也他姑勿論請卽以執事所疑  
數條言之古文五十七篇得多十六篇明見班志人人所共知者豈有  
將造僞書不先考其篇數而爲之者夫造僞書原求人信今一開卷而  
故使人疑爲計之拙當不至此周禮漢世盛行周家制度詳載亦人所  
共見豈有造周官而不知按周禮以徵信者謂僞造者旣以采輯而成  
字字皆有來歷並采及漢表收拾無遺四字出自吳澄豈有明見武  
成伊訓畢命三段文字具載漢志豈瞽無目者不知采入而必另造一  
篇以與牴牾解之者曰彼故示異以使人不疑也不知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卽欲使人不疑未有先呈其瑕隙予人可疑而猶欲人不疑者此  
皆情理所必無之事而執事惑之一則曰可疑再則曰可疑且怪僕之

不佞僕肯信此不近情理之說哉吾故曰今之君子可罔以非其道也  
同年友某嘗世古文尙書辨云志渾言晉世固難臆斷何世又言及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但云並亡自應專指三家依閻  
氏謂古文亦亡則當云三家並亡矣然志雖未明言何世而下接言  
永嘉東晉則所謂存者指永嘉以前非兼東晉以後志又言今無有  
傳者則唐時已無經文不亡於永嘉畢竟亡於何時駁者亦無確據  
六朝南北之亂無過永嘉永嘉不亡當更亡於何時邪

良品案隋志渾言晉世原未析言何世然曰祕府有經文是經文實未  
亡也及永嘉之亂所云並亡者止及三家之傳不及祕府之經是經文  
仍未亡也志文明析如此何讀者每至誤會執事既知並亡者係三家  
傳何以猶云經文之存乃指永嘉以前非兼東晉以後是必東晉以後  
實有經文並亡確據而何以志不言之也志既言其有不言其亡不知  
執事何所據而斷其亡也若以今無有傳一語謂唐時已無經文當卽

亡於永嘉亂時而隋書經籍志載古文尙書十三卷孔安國傳今字尙書十四卷亦孔安國傳若時無經文傳於何屬志云今無有傳乃言今無有傳習古字者蓋自范甯變古文爲今字故至隋卽有孔傳今字尙書此隋志所以謂古文無傳習非謂無有經文也且晉初立古文於學一時學者所習豈必資祕府本爲傳授志不過言有經無傳賴梅賾上之耳執事必欲附會經文之亡則當另據一書以爲經亡實證若據隋志隋志固穎達所修者也彼於正義明著古文之存豈忽於隋志著古文之亡乎恐執事讀志之精不如穎達自言之確也若云六朝之亂無過永嘉則晉漢以前一切經籍誰非經永嘉之亂者而何爲易禮詩春秋猶至今存邪

又云李充未言古文之亡亦未言古文之存鄭氏尙書民間鈔錄必多安得盡亡中祕經只一通安得並論

良品案閻氏引元帝初李充以舊經簿校所聚書才十之一據爲古文

盡亡實證夫李充乃泛言眾籍未及古文閻氏周內入之僕前已辨之矣執事乃云李充未言古文之亡亦未言古文之存夫充既未著存亡則其所校之存亡者皆不可知何得援以作證管初孔鄭並立民間鈔錄自必皆多豈得有鄭氏無孔氏邪况孔穎達正義明言孔氏經傳事雖久遠流行民間故得猶存何嘗專恃中祕一本爲之流通哉中祕有孔民間有孔明見於各書者必不之信蓋成見錮之也

又云鄭氏尙書雖存亦止存其已註三十四篇耳所未注之逸篇何嘗存邪駁閻者謂鄭存者指已注者也閻所謂亡者指未注者也駁者分孔鄭爲二閻氏合孔鄭爲一也

良品案鄭所未注之逸書卽孔書之二十五篇也何嘗亡邪執事誤以爲二十四篇故言亡耳孔鄭自漢至晉派別途分何能合之爲一自閻氏出誤以二十四篇爲鄭逸書不知此乃僞造以足鄭注者鄭尙不見不能與鄭合一何能與孔合一僕屢辨之無如執事之不悟何也

又云舊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謚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真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前統言古文未言傳也歷敘授受未言傳也結復統言奏上其書亦未言傳也釋文隋志正義皆唐人所作難分軒輊舊晉書較爲有據安得執一以自信乎張氏崇蘭謂考古文增多篇所由行世自當以隋志正義爲據豈竟忘正義中有與隋志牴牾者邪

良品案奏上其書而施行若云無傳何言立孔氏學然則立鄭氏學止有經無注乎試比例以觀卽可知者且志明言梅賾上傳自必爲鄭沖諸人遞授之本不然梅賾所上傳從何來而何以梅賾以前卽有之也

辨見前舊晉史渾言之隋志析言之事原一貫不知何所見而云有牴牾况隋志正義皆穎達所脩於隋志核其存亡於正義詳其授受而復引晉書爲證蓋增多篇至晉始立學行世與東漢時沈於祕府習於私家

者不同穎達尙見十八家晉史全本其行世源委實從考驗得之張氏之言不謬

又云按釋文云永嘉喪亂眾家并亡而孔傳始興隋志亦云至東晉梅賾始得孔傳奏之孔疏亦云東晉之初豫章內史上孔氏傳而所引舊晉書則云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論者多以爲誤而荀疏則云孔氏武帝初已立博士或謂荀疏簡渾或前晉立經無傳若然則當但云立古文尙書不當云孔氏矣且明言章句傳注則非但立經明矣豈晉初已立亂後經傳并失而賾重奏上邪然隋志云始得釋文云始興始者難詞也若失而復得廢而復興何云始乎四書兩歧孔疏則自相牴牾使人何據乎

良品案執事旣知立孔氏有傳矣何前又疑奏上其書未言有傳且卽經傳并失而始上不知執事何以見其爲僞若據執事善讀隋志善解始字則陸德明作釋文孔穎達脩隋志已疑古文爲僞彼何難於梅賾

上傳時大書特書之曰梅賾造僞經傳上之豈不明白顯易以免執事  
雕鑿字句之勞乎執事蓋猶誤會隋志文義耳隨志始字乃從上文各  
家之傳來言祕府有經而三家之傳并亡劉向之傳乖戾皆不足以詰  
經梅賾始得孔傳上之始者乃對三家劉向之傳而言亦止就東晉立  
學而言別無他義至孔疏既云東晉上傳又引晉史云前晉上書此必  
當時一事二說而穎達並存之者然此事須以荀疏爲據荀崧晉人疏  
中歷叙立學本末自較唐人爲得其實何爲靡所折衷依違失據也但  
古文既立西晉習者自眾永嘉之亂全在河北並未禍及儒生比之今  
文經焚坑之酷百年之久爲何如者則古文之流傳自不致絕

論見前  
事

故僕決不信古文之亡與古文之僞者以此唯公心者自能辨之  
又云自唐以來孔傳皆附經以行而攻之者謂亦僞之一證雖古今  
文字屢變獻時原本未必如此然亦何據而斷其必獨行邪

良品案閻氏誣孔傳乃就經作註者余歷引今文三家傳注之例辨之

矣執事復顧預爭之意謂古經未必獨行不知漢石經有經無注此古經獨行之明證也至謂孔傳自唐卽附經以行此亦何關真僞閻氏就經爲注乃指管上書時而言不知隋志明言祕府有經文經自經傳自傳傳何嘗附經以行若傳附經以行則祕府有經有傳梅賾可不必上矣况唐時正義尙與經文別行至宋始合之豈分之則真合之則僞邪又云毛氏謂唐宗皆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重其言非也上傳卽上經也

良品案據執事之意卽上傳有經亦不得言僞經原不亡有經有傳何妨伏生於秦火後得今文與梅賾於亂後得古文何異毛氏特就志中明文言之本自不誤况其時祕府有經文可以立校其僞古文博士有經文前傳所立可以參驗其僞縱有僞亦不得行而復何瞢瞢致疑邪隋志具在善讀者當自得之

同年友某晉代古文後辨云三國時今古忿爭門戶尙難盡融梅書



之出果有據可信則鄭注書序可焚矣一旦兩家并立門戶各異能無黨伐在野者猶可無權在朝者豈乏通人真孔則當僞鄭立孔則當黜鄭孔冲遠奉詔疏猶仲孔闢鄭况孝武初興整飭學校既奮然立漢魏以來未立之聖經何復立與孔大異之鄭真僞互立學者誰適從乎太常官能如是調停乎

良品案管代孔鄭並立此明見各書無可疑者孔書爲五十八篇鄭書爲二十九篇文詞並無大異執事所云大異者二十四篇之僞書耳此書一出人知其僞至閻百詩諸人乃誤認爲鄭管人不以爲鄭也何孔真鄭僞之有孔冲遠從孔則有之亦未闕鄭爲僞所闕者冒孔足鄭之僞書也執事力主閻說偏信此爲鄭書反致疑於管世孔鄭并立之故宜乎愈解愈歧矣

又云杜預郭璞皆一時通儒孔氏傳既立學而預注左傳猶稱逸書逸者逸學之外也已立而猶曰逸何邪或以非所習解之然非所習

卽不一見乎璞既引用孔傳而又於所引古文曰逸書實不可解既能引不得謂所習不在是矣此可疑也

良品案晉初已立孔傳就荀崧推之實無可疑杜預斷非不見其注爲逸書者蓋古文在漢魏人皆稱爲逸書杜郭沿其舊稱以爲識別非有他義也此亦如外國經數朝猶稱中國爲漢人唐人之類觀於郭璞既引孔傳仍稱經爲逸書亦可概見至謂所引卽其所習殊未盡然杜預郭璞固不聞於尙書有論著也

同年友某孔傳辨云安國傳奉詔作也傳於家則傳子孫矣孔氏他子孫姑不論孔僖以經學貴顯安國旣未得獻僖何弗補獻乎縱未聞補獻同時講古文者不乏人何亦不示人乎豈其子孫不傳乎孔融好學重經術者也有傳不容不見何亦未聞與康成一論及之乎良品案安國尙未補上何況孔僖孔僖雖傳安國學而東漢不立古文賈逵數爲帝言帝不之省孔傳時所不行孔僖安能補獻今世家集有

進御者有不進御者豈有一定之例且漢史孔僖傳載僖世傳安國古文子長彥季彥傳其家業好章句學門徒數百人曰家業曰章句學非孔傳而何今謂其子孫不傳則漢史所謂世傳者何物所傳家業者何物所好之章句何物豈孔僖傳亦不足據邪漢史慙志經學授受不及孔融康成之易禮各經亦未聞與孔融論及試問康成之易禮各注偽否

又云賈逵既盡傳父業斷無傳經不傳傳之理何以未聞本逵好古之君何亦不補獻以償先師未竟之志且既有師承舊傳又何必重勞作漆書訓將謂師說不如己說邪逵既傳安國傳必以授徒馬鄭皆繼賈訓作注何以未一言及之

良品案執事謂賈逵傳經必傳傳是也何所據而言其未聞逵數爲帝言古文經尙未得立何況於傳至謂逵有師承舊傳何勞作漆書訓執事蓋不明於東漢古文興廢之故而因疑生誤也是時孔經不立孔傳

不行杜林負時重望得漆書古文一卷號召當世一時學者靡然從之  
賈逵愛其字畫奇古亦爲之訓所訓者杜林之書非安國之書也且逵  
既傳父業古文何爲以夏侯今文教授執事參透此理則可不疑其不  
上傳矣且可不疑其爲杜林本作訓矣若如尊言則逵既以所訓授徒  
馬融何以復爲作傳融既以其傳授鄭鄭元何以復爲作注亦將謂師  
說不如己說邪馬融自言不見古文何嘗一未言及鄭所見非此古文  
正義已著之矣馬鄭不見古文何況孔傳此門戶之所由興也

又云季彥門徒數百亦斷無傳經而不傳傳理孔傳應徧海內矣何  
竟無一聞乎既傳鄭冲同時豈無并傳者何亦未聞豈數百人後復  
歸一人單傳乎

良品案季彥門徒數百經傳并傳此古人流傳確證故至晉初卽立於  
學何云竟無一聞不然其立學之書從何來也雖古書缺略不可盡考  
然見諸載記者已有摯虞聞之郭璞聞之李容聞之安得謂鄭冲外無

一人併聞者然執事必執此論以議古文則膠固矣秦時今文何以止伏生記得若叔孫通黃石公申公竇公之屬何以皆無一聞且兵至園魯絃誦不輟之儒當有在者如魯兩生輩何無一言及之豈可以此疑今文之僞邪僕嘗謂攻古文家所自命讀書得閒挾爲證據者皆今文所已有如篇目之多寡字句之同異傳授之分合典校祕書之不見古文有之今文亦有之人乃以此真今文而僞古文何以服天下後世之心是殆由學者好勝任偏之一念以致貽累古書非百餘年後此風一息未可論定也

又云鄭沖旣得安國之傳何無一言及之孔疏所引晉書沖後諸人自皇甫謐外亦無一人言及孔傳者祇皆獨得自奇乎觀此孔傳之有恐未必矣

良品案執事旣不以舊晉史爲濫言則由鄭沖以至梅賾授受可據卽其所上之傳亦可據也孔傳有無本不關輕重但旣引於梅賾以前已

足以破僞造之誣乃又憑空雕鑿疑其無傳而謂鄭冲皇甫謐未一言及夫鄭冲皇甫謐諸人經學著述至今不傳一字古書闕略古事茫昧卽流傳一二孤文隻義執事亦安從而盡驗其言昔漢人不信左傳而謂邱明不傳春秋宋人不信毛詩而謂子夏不傳詩學今之左傳毛詩果皆僞乎執事襲其故智亦可省矣

又云張衡賦注嘗引孔傳雖非自注而見於摯虞文章流別當爲後人纂入又晉初已有也王鳴盛謂虞爲皇甫謐門人宜其尊信未免深文周內但張賦注既有鄭元語則決非漢獻以前虞晉初人其時古文已立學皇甫謐郭璞已皆引用安知非孔傳已出後人所注亦未可遂爲必有證也論語注何晏初亦未聞安知非與此傳一時并出豈果足據乎

良品案晉初已有孔傳執事既知之矣摯虞述之雖不知爲何人注要在晉世以前但據鄭元語以辨引者之非漢猶可若因此而疑孔傳之

非漢則不可且疑爲孔傳已出後人篡入更不可此明見文章流別者  
摯虞述之後人何由篡入今執事一則曰安知再則曰安知安知者莫  
須有之詞也恐亦近深文周内矣且今日所爭者梅賾僞造傳與經耳  
傳既出於晉前立於晉初則傳非僞經亦非僞復何疑何辨之有又以  
攻古文故波及論語更無端作橫枝矣

同年友某孔疏載鄭注書序引古文斷句辨云孔冲遠引鄭注所引  
古文諸句爲證不見古文之證意謂其異於孔傳所據皆僞書也而  
攻孔傳者卽據以僞孔傳而信孔者復以此譏鄭之謬誤余平心察  
之蓋實爾誤不足病鄭也然亦不無可疑焉按書序太康失邦昆弟  
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失邦是作亂須於洛汭非避亂乎

良品案鄭五子之歌注則鄭又見今本古文矣王符未見古文引作五  
子作亂凡潛而鄭注作避亂與失邦御母情事恰合竊疑古文鄭有見  
有不見是時古文未行爲家藏本而又有張霸僞書以亂之眞僞混淆

莫得主名鄭偶得而引之亦情之常其合者爲古文其不合者乃僞書也古文所不見者曰亡僞書所猶存者曰逸也

又云書序允往征之未言侯也就使爲侯亦人臣也註曰臣名奚不可所多者征字耳或是羨文或臣下闕允字皆未可知夫孔疏所載註所引諸語固有闕誤然安知孔疏有闕誤鄭注原本無闕誤乎

良品案鄭注書序唐時尙存穎達見而引之若如尊意羨文之說則去此一字恰與古文相應穎達焉得引爲不見古文之證乎若言鄭注有誤僕固信之其如所註亡逸僕疑有誤而執事不信何也蓋舍此無所挾以攻古文也

又云康成縱不通亦何至以允征爲臣名乎毛氏遂謂其不見書序而注之毛殆祇記鄭元亦不見之之語而忘下文有故注書序四字矣

良品案康成明注書序毛氏非謂其不見書序蓋甚言其誤也康成既



見書序而所注如此加以不通彼復何辭但康成大儒何至如此僕故疑鄭注有僞託者孔傳無此不通人尙僞之今明明如此不通獨不可以僞之乎况又有武王事引作允征之僞據乎如曰注非僞託則康成所據實僞書矣非僞書無此不通不合之蹟也無解於其不見古文矣又云厥篚二語明有周字而引作允征當有錯誤強解周字亦近附會按孟子引此二語上有東征或允乃東字之誤余不解小學不敢強附會也

良品案執事雖謙言不解小學非不見書序不通書旨者孔疏所引皆書序篇名引一曰注允征二曰引允征與書序中無以東征名篇者孟子東征節下復引泰誓以明之其爲武王事無疑末節有救民取殘語與書序之允征廢時亂日不合且允征爲夏書乃羲和事孟子若引之當在湯前今引在湯後易稱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未聞稱允湯也孟子必不僞而僞書允征有之此本作僞書一大破綻執事言有闕誤但穎達

據此與允征臣名爲不見古文之證若言有闕誤必誤在穎達之前則注亡逸二字尤易闕誤皆不足據矣

又云典寶伊訓皆商書序有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語伊訓言此皆述湯之成烈以訓也何足異孔氏異其不同孔傳耳孟子引朕哉自毫共卽此語而字句有異邪

良品案載孚在毫當卽朕載自毫異文六經如此類甚多卽漢石經殘字亦可證也鄭釋典寶引伊訓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朶書序有遂伐三朶作典寶語竊疑仍爲詁釋之詞偶傳寫竄亂而孔穎達誤據之者執事屢云穎達有誤安知此條不有誤也此爲鄭書設想若必欲據以攻孔則尙書大傳引王若曰封唯曰若圭璧白虎通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皆與康誥無逸異也豈今文亦有僞乎子夏引詩素以爲絢兮今碩人章無此語也范升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繫詞無此語也豈易詩亦有僞乎

又云旅獒讀豪鄭從馬也馬注豪豪酋也是否二字可通抑所見序竟爲豪邪馬曾典祕書應不至誤閻氏謂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或執馬十六篇無師說之言謂馬不能解逸篇文義夫無師說者自安國下無通篇師說耳豈遂一字不識一句不解乎王氏謂獒乃人家常畜非遠物毛氏謂酋豪君長國豈可貢一君長來獻吾謂古書句法每用倒言西國豪酋旅獻鄭注固甚明毛則以梅書解鄭注底貢厥豪固難通安見本文必如是乎

良品案旅獒曰豪就書序定之文義實不可通今謂馬典祕書應不至誤豈中祕書有此不通之本邪閻氏更爲鑿空謂馬就篇中文與義定之一似實見旅獒別本而言之者在馬未見古文隨文訓釋而鄭依之注經之誤亦所恒有執事必欲曲意回護以不通之文義藉口於其師說反誣師說矣犬爲人家常畜若犬高六尺曰獒豈人家常畜乎書序明言西旅獻獒若作西旅獻豪其義不通毛氏自是覈實之論執事謂

古書每用倒言豈有倒言而義不通者今日西旅獻獒其義自通若云西旅獻獒其義轉晦必爲之顛倒以伸其說則非古人書序乃後人書序矣馬鄭既讀曰獒自不得不曲爲解釋安國依序爲訓字字相應不以是糾鄭之誤反以是疑孔之僞是非之公何在况獒字從犬爾雅訓釋甚明此已經賈班驗而言之者諸君談漢學講小學至是反一切置之不顧何也

又云鄭所據古文與梅書迥異眞僞不能并立平心論之梅書晚出雖云託始鄭沖而沖所受無明文鄭爲馬融弟子馬作傳者卽賈所訓賈馬皆典祕書賈又安國嫡傳歷歷載於漢史較爲有據

良品案賈馬皆注二十九篇卽爲安國嫡傳亦僅傳此二十九篇與今孔本同其一半無關古文眞僞今日所爭者安國之增多篇耳鄭沖受無明文而傳有明文伏生生於秦而傳今文但誌其傳未詳其受鄭沖生於漢而傳古文亦但誌其傳未詳其受人不以此疑今文執事獨以

此疑古文何也

同年某書張崇蘭古文尙書私議後云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是賈訓者杜林本也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尙書于塗惲盡傳父業是出於塗惲矣後案雖多謬處此語卻不謬有漢書爲據何爲偽造

良品案執事誤讀漢書矣漢書兩傳各有識別於賈逵傳則著其傳父業而以夏侯今文教授於儒林傳則著其訓林書而先標以杜林之傳顯然兩事豈容混併爲一若如後案所云則賈逵傳當云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賈逵盡傳父業爲之作訓矣乃不云爲父徽古文作訓而云以夏侯今文教授不得謂夏侯今文出於塗惲也豈得謂杜林古文出於塗惲乎漢書明言杜林古文得自西州不啻出自塗惲也若以賈逵之故謂西州本無異塗惲本則儒林傳當云賈逵傳古文尙書而杜林受之不當云杜林傳古文尙書而賈逵訓之矣况杜林古文顯有來

歷曾以授衛宏徐巡者不止賈逵一人豈得謂衛宏徐巡皆出於塗惲乎夫賈逵一人於尙書實見三本一曰夏侯今文本一曰賈徽古文本一曰杜林古文本所受父者賈徽本也所授徒者夏侯本也所訓師者杜林本也載在漢史眉目昭然自王氏後案附會古書僞造事實將兩事混併爲一以伸其說張氏闢之其辨甚明執事曲徇後案故爭孔學爭嫡傳爭篇數爭二十四篇僞書蓋由誤會漢書以至一誤百誤明據漢書實據後案漢書具在請將後案絮之果誰謬誰不謬也

又云孔疏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後案說本孔疏而逵皆校祕書漢書亦有明文疏旣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想別錄必有書序張氏謂其未特著多篇之目鄭所依爲次者百篇書序不知何所本豈曾見別錄之本不以疏說爲然乎己僞造而斥人僞造可笑之至兄信其說未免爲所惑矣總之張氏未細看漢書與孔疏耳原文具在可覆按也

良品案執事又誤會孔疏之意矣疏云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  
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夫別錄爲劉向書而疏推之於賈者亦猶以二十  
四篇爲劉賈之十六篇正抑鄭以崇孔耳穎達安能見孔壁之藏漢史  
無賈奏別錄之事不過據現行之書序孔傳見孔鄭次第不同而鄭所  
注爲杜賈傳本孔所注爲安國壁本故言之如此至鄭注尙書已亡其  
次第今無可考惟書序尙存曾經鄭注其次第今尙可推張氏謂其未  
特著多篇之目者謂其於五十八篇之目未另注之也百篇書序原有  
次第鄭既注之自必依以爲次此覈實之言何爲僞造蓋執事論古文  
素援鄭附賈以冒孔學故一聞鄭爲賈奏便欲引作鐵據反斥張氏之  
未細看孔疏而不悟孔疏意有抑揚特以孔書次第爲壁中原本不以  
賈氏別錄爲壁中原本也雖其事未必如此而疏意實是如此恐執事  
讀疏之細不如張氏讀疏之細矣夫賈逵典校祕書漢史有明文賈逵  
奏別錄書序漢史無明文卽別錄宜有書序次第不同於孔賈逵奏之

何關真僞夫同一書而異文異本者何限三家二十九篇今文與康成二十九篇古文亦多歧異之處何況區區篇目次第開哉張氏曰別錄之於禮經其篇次多不同於二戴鄭氏明著之不以爲嫌豈於書而獨否語最明切執事初覽其書亦言其有特識嗣以駁王鳴盛杜林出於塗惲語爲僞造與己所持論有礙遂欲蹈其隙以僞造復之且謂弟爲所惑僕論古文唯求其是張氏之僞造與否今特並著於此以俟來者之論定焉

同年友某云鄙意孔疏所謂鄭注書序二十四篇非另有二十四篇孔不過就鄭注書序所指爲逸者數之得二十四觀則鄭注書序五字可見鄭注書序既亦有此逸書篇目則此二十四篇正符鄭注矣蓋此二十四篇卽鄭注書序所謂逸書孔氏因與孔傳不符故不信爲逸而信爲新徒所造張氏看疏未明白因鄭學家武斷此二十四篇目爲鄭注遂硬分一爲二謂此二十四篇乃另一僞書又泥於足



鄭注三字硬謂爲足於鄭注之後自謂妙解之徒二字而未想及詩鹿鳴疏又有言張竊僞書無之徒二字者試問則鄭注書序五字何以解鹿鳴疏何以又無之徒二字竊孔意原說張竊此疏多之徒不過隨筆多二字非彼疏省二字也又云果穎達見此僞書尙可云作僞者依鄭注書序而造玩其前後語意又無此文明是孔依鄭注數之不然何處得知此僞書之目乎

良品案鄭注書序爲百篇僞書爲二十四篇執事旣云穎達非見此僞書則僞書篇目已亡何故從鄭注書序中數出况鄭注書序內明云武成咸有一德亡去此二篇則逸僅二十二篇也二十二篇之數顯與二十四篇之數不合而謂非另一僞造之書乃穎達從書序數得之乎若使穎達從書序數之何得以二亡篇作逸數旣不合序注又無二十四篇名目穎達何據而知序注有二十四篇其不容假借立說也明矣張氏何嘗看疏不析蓋張氏所言者據本疏明文解之執事所言者假借

他疏亂之也二十四篇偽書諸家據爲鄭注張氏既以鄭所注亡篇折之執事欲幹旋諸家乃移之於孔述必不信造在鄭後之言不知此實另有偽造二十四篇者孔疏明著爲張霸之徒之徒二字豈可抹殺至鹿鳴疏載張霸詞語乃穎達指鄭注所引而言非指二十四篇詞語也觀鄭注引作允征可驗二十四篇係接鄭分三十四篇造以足數者故知出於鄭後其篇名之逸猶與鄭同二十二篇正襲鄭注書序爲之故穎達先著鄭注書序四字後著以足鄭注四字較書序少二篇又自造以足之故曰足鄭注其旨甚明豈可朦混其辭以仲己說若下文以三十四篇爲劉班之十六篇此穎達之誤文所當分別言之者豈可援以藉口蓋穎達去漢魏遺此二十四篇偽目雖造於鄭後一出卽亡穎達亦第聞而知之然祇知其分併合十六篇之數而猶未悟其不合二十九篇之數况班志明前以考得多十六篇不著爲得多二十四篇也作偽者徒見鄭注有三十四篇遂用孔書同序同卷例偽造二十四篇以強附於劉班襲鄭

注製孔序製班志穎達故直以僞斥之執事不知其爲襲鄭注反以爲穎達之述鄭注雖兼爲僞造者曲脫實欲藉以攻孔書也

又云請問鄭注之後何人僞造二十四篇有明文乎而鄭注書序逸者恰符二十四篇之數則有明文也請細思之

良晶案僞造二十四篇之人穎達雖不得其主名而疏云又有張霸之徒輩實有其人孔疏卽明文也若以爲孔疏不足據則二十四篇除孔疏外亦無明文也執事謂鄭注書序曰逸據孔疏誠有明文至謂序注逸恰符二十四篇之數則書序孔疏皆無明文何則其數不符也噫有明文者曰無明文無明文者曰有明文故爲顛倒其說以執事之才學何必爲此願加三思

又云且孔傳眞僞亦不在此若信鄭注書序亡逸爲可據卽此二十四篇爲另一僞書孔書亡逸與鄭注亡逸不同亦難信爲眞若不信鄭注書序爲可據則此二十四篇卽就鄭注書序數之亦無礙於孔

書之真

良品案鄭注亡逸執事信之耳僕實不信孔穎達萬引以證其不見古文執事卽據此亡逸二字以攻古文穎達猶見鄭氏全書必有所質驗言之執事不見鄭氏全書據孔疏而違其本旨又不能於孔疏外另覓一書以徵信徒據穎達所駁之亡逸二字爲詞區區二字恍惚之注僕焉能信哉在執事之意必謂穎達不確於康成僕謂康成不確於安國何以康成注之則真安國注之則僞也同一漢儒執事徒知以康成定安國曷不以安國定康成乎史不言康成受孔壁之傳而安國則親受之孔壁者也其亡逸孰可信孰不可信也若以孔書至東漢有亡有逸康成必真知之則不然穎達亦習鄭學者今鄭注大半出於孔疏豈不知康成爲東漢經師其所注亡逸豈不加察驗漫然斷其不見古文蓋唐時張霸書必有存者穎達親驗其注多出於是如施、孟、梁丘、高堂、小夏侯、京氏、費、高二氏皆漢書也且與經傳爾雅書序相悖故不以其所注亡逸爲據卽斷其不見古文今就其

所注亡篇考之如王充見武成而鄭注爲建武之際亡建武光武年號王充雖宗時人趙商仲長統見周官而鄭注爲周官亡其餘注爲逸者東漢諸人所引無其一語而所引者轉在鄭注亡之二十五篇不獨此也卽鄭所引以注書序者亦僅有孔書篇目而無其汨作九共肆命原命等篇此類達所以謂其不見古文也此僕所以不信其注亡注逸也

同年友某云明明劉向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歟亦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皆未言及中祕有真太誓此乃僞者班志言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亦併僞太誓考在數內使中祕另有真者豈得不分明言之蓋皆以爲真而不疑也至馬鄭乃疑之耳凡事當考實據而以理揆之就此數據考之梅書太誓不可疑乎

良品案漢僞秦誓今文書也真秦誓古文書也劉向只校今文不校古文何況秦誓劉歆請立古文未應豈獨爭一秦誓班志明分今文古文名目當知有兩秦誓何嘗據一爲真疑一爲僞且班氏既知爲真矣馬

融何以忽疑爲僞乎馬與班固同典祕書者也馬既疑其僞則當日吾  
見祕書如此或有秦誓或無秦誓皆可援祕書以驗之乃不據祕書所  
見而反據舊傳所見何也執事不明於漢世經文顯晦之故徒泥一孤  
文偏理謂中祕實無秦誓似涉武斷今且置孔書秦誓不論卽就執事  
所據之眞秦誓言之謂班以中祕書考得之故據以入數何以馬融繼  
班典書亦見中祕書者乃猶疑秦誓爲僞請將此種情節考出方爲善  
於揆理然而吾有以知執事之不能也謂中祕爲無秦誓則與己所執  
之眞秦誓礙謂中祕爲有秦誓則與己所攻之古秦誓礙展轉矛盾無  
施而可局亦平其心而聽之矣

同年友某云采輯之說原是刻論且反復說皆有理謂諸書引尙書  
也可謂僞造者竊諸書所引也可凡兩說可通者皆當闕疑也某猶  
未免疑則首以共晚出

良品案尙書爲後人所引古今文一也乃獨坐古文以采輯不知果據

何書執事乃謂反復皆有理然則執事自有之物而人以爲盜得之豈反復皆有理乎且卽如尊言是其采輯之說猶未確也以未確之說攻經不謂之非聖誣經而何諸家誤讀隋志初謂古文爲晚出僕引荀疏證之乃知孔傳已立於晉初至此猶加以晚出則執事所據之僞書二十四篇始見孔疏較晉尤晚執事曷爲據之若以孔疏爲屬之劉班則隋志且以屬之安國矣何一疑一不疑乎

同年友某云鄭注自漢傳至唐未聞有僞之說儒林傳末大書賈馬鄭相傳古文尙書并無漆書字樣不可信乎孔傳則漢世無徵也閣下疑馬鄭見古文何不可爲之說某疑古文難識安國亦未盡識不過以今文讀之此所以無說而賈馬鄭亦不能說也

良品案鄭注見於漢書隋志誰謂其僞者執事無端以二十四篇屬之鄭注書序是以僞移之鄭者執事也執事引儒林傳截去首句杜林傳古文尙書七字而謂并無漆書字樣不知杜林所傳之古文卽漆書也

其來歷則得自西州者也。賈馬鄭皆訓此本，此有明文可信者也。孔傳以巫蠱未上，故不見於班志。然班固明言司馬遷徙安國問多古文說，所說者非卽傳乎？范蔚宗明言孔僖世傳古文，子守家業，好章句，學其所謂章句者，非卽傳乎？此徵於班、范二史者，誰謂無徵？謂古文安國亦未盡識，不過以今文讀之。夫云以今文讀之者，史遷之言也。不觀下文又有以起其家語乎？若不能識而無傳說，何云以起其家？歐陽夏侯有章句，故稱曰三家孔傳。奚獨不然？此司馬遷知有孔傳確證。然固圖讀之，猝不能知此古文之所以未易辨也。而乃敢於攻之乎？至賈馬鄭自說二十九篇之書，何能識不能識之有？

又云疏引鄭注書註誠多闕誤，然未必鄭誤亦未必孔誤。恐傳鈔誤耳。

良品案執事據鄭注攻孔一則曰與鄭注不合，再則曰與鄭注不合，及舉鄭注之刺謬者證之，執事亦覺不安於心。乃舉而委之於闕誤，夫書



既闕誤矣何猶以闕誤難明之注轉以攻完善共見之書乎天下未有已先不合而可執以議人者諸家必欲袒鄭置之不論可矣無故自相水火與此波瀾及辨論既窮亦祇以闕誤二字結之夫亦不可以已乎同年友某云段氏解酒誥俄空謂書序有百而酒誥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俄空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則闕而竟亡矣故曰今亡按雄云序以百似但當論序不是論經又云酒誥之亡自漢至今未聞有此語豈雄時獨亡縱雄不見亦不得曰亡且今文久行雄未校時當已見過不似壁經須校書乃見也考劉向校書酒誥有脫簡或卽指此空者不實中有脫故不實也通篇亡曰亡一簡亡亦可曰亡也然雄文艱深故語出難解

良品案諸家攻古文有與其說牴牾者則百計毀之而不顧其安如馬鄭不見古文段氏明知與揚雄酒誥相類而故爲曲解以滅其證執事祖其故智謂馬融會典祕書不見秦誓必無秦誓余以揚雄不見酒誥

爲解執事無服義之公心及據段說以矜雕鑿而不知事實如此不可沒也請試言之段氏附序有百而酒誥無序執事亦云亡當論序不是論經考書序云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三篇同一序何得云無序若以爲久闕而亡則康成注書序時尙不言酒誥闕亡段氏之謬如此執事復爲申一證曰劉向校書酒誥有脫簡或指此夫雄明言序有百而酒誥俄空自是指序中之全書而言若脫一簡則云脫簡已耳何必言序且劉向於脫簡者明著其數曰二十二字二十五字酒誥之序在康誥梓材中卽爲脫簡不過二字何以向親校之而不言也俄空尙可言脫若亡則不得言脫況劉向於二十二字二十五字者亦僅言脫不言亡也可知雄所謂亡者乃經文非序也雄文雖極艱深今亡二字不艱深非難解也惡爲證也乃執事亦知今文久行縱雄不見亦不得言亡此與古文久傳縱馬融不見不得言無泰誓其事正同執事於酒誥既知之矣何明於彼而闇於此也

同年友某云竊謂考古文尙書當以漢代文字爲據二劉班賈其至可據者范史以晉人紀漢事其時孔傳已行論理已不若班史足據然一代正史相去不甚遠決非杜撰縱有決擇未精總有據之言非晉書以下可比晉書隋志皆唐人書釋文正義皆經學梯航亦瓊瑜不掩

良品案孔安國序傳非漢代文字乎何據而僞之乎安國在前劉賈班在後據其所述何嘗大異於安國劉向曰五十八篇安國亦曰五十八篇班固曰四十六卷安國亦曰四十六卷惟小數分併不同在劉班亦未明言且漢世今文已有之例忽而二十八忽而二十九忽而三十四非獨古文如是者賈逵敗言古文詁訓與爾雅相應證之商曰祀周曰年犬高六尺曰癸古文一一與之相應此合於劉賈驗古文之法者執事言據劉賈班試問古文有異於此三人否奈何如諸家之張皇其說而名實相違也劉班皆言今文二十九篇古文十六篇無有言爲二十

四篇者孔穎達以此二十四篇屬之劉賈此本孔疏誤文而執事據之執事實據唐人之誤文而乃曰據劉賈班乎自閻惠以來皆據孔疏誤文而反託名劉賈班以攻陸孔謂晉書隋志釋文正義不足據斥穎達仍宗穎達陽避其名陰用其實彼直大言欺人耳執事奈何爲所惑而不悟也執事亦知范史非杜撰可據乃據之而失其本旨旋又謂此時孔傳已行疑不如班志足據不知蔚宗脩史係據謝張各書爲之其儒林傳敘述古文源流甚析豈有明見劉賈二十四篇之書與現行二十五篇篇目詞語皆異竟不加考驗而別白言之者試問執事所執之馬鄭有一出於范史之外者乎無論范史無二十四爲十六篇之文卽所云足據之班志亦無此文不知執事何據而加之於班志若據孔疏孔疏引之已僞之矣然彼方以僞推之於劉賈證以班志其誤已明執事反以爲此卽班志所述而考之班志又齟齬不合徒襲一空名以抹殺晉史隋志釋文正義諸書誤矣夫古文爲孔子手定之經班范二書及

晉書隋志爲歷代相傳正史孔傳釋文正義爲先儒經說皆懸之天壤未可輕議自諸家妄攻古文已近非聖無法乃因此波及羣書更爲無稽闢語自謂以考據定古文及覈其所考所據仍屬有考而無據夫邪說流行已百餘年矣學者徒見其強辭奪理莫不徵信僕不揣冒昧特爲良友揭破慎勿疑爲攻訾之詞也

同年友某云安國作傳不見漢志今云安國未上故志不錄何以夾氏有錄無書志亦著之也又以史遷所問古文說爲傳說非傳義也卽如所言所說亦僅數篇耳

良品案班氏載史遷從安國問故多古文說漢人注書之例有曰故者有曰說者皆傳注也今明曰古文說正是孔傳確據徒以未上故志不錄以非中祕所有也現有安國論語孝經傳未入志可證乃執事又以夾氏有錄無書爲言夫夾氏無書何以入志蓋登其錄耳何也中祕有其錄也又謂說非傳義班志明有尙書歐陽說義詩有韓說禮有中庸

說明堂陰陽說論語有齊說魯說燕傳說孝經有長孫氏說江氏說與  
氏說后氏說安昌侯說老子有劉向說可得謂之非傳義乎若云說僅  
數篇乃問者僅此數篇耳譬如僕與兄辨秦誓豈尙書僅有秦誓邪僕  
與兄辨古文豈尙書有古文無今文邪此眼前道理不事推求者緣蔽  
於閻惠邪說硬誣安國不作傳乃有此疑